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第五百一十一卷～第五百二十卷）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 乾隆大藏經 • 大乘般若部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一十一 第三分不思议等品第十六

尔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大事故出现世间，为不可思议事故出现世间，为不可称量事故出现世间，为无数量事故出现世间，为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现，云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大事故出现世间？谓诸如来、应、正等觉，皆以拔济一切有情无时暂舍而为大事；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此事故出现世间。

“善现，云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不可思议事故出现世间？谓诸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皆不可思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此事故出现世间。

“善现，云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不可称量事故出现世间？谓诸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无有情类能称量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此事故出现世间。

“善现，云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无数量事故出现世间？谓诸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无有如实知数量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此事故出现世间。

“善现，云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谓诸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无与等者，况有能过？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此事故出现世间。”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为但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为更有余法耶？”

佛告善现：“非但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亦有余法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谓色、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如是等一切法亦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于一切法真实性中，心及心所皆不可得。所以者何？色乃至识不可施设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

，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不可施设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

具寿善现即白佛言：“复何因缘，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不可施设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

佛告善现：“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无自性故不可施设，由不可施设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何因缘故，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无自性？”

佛告善现：“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思议、称量、数量、平等、不平等性不可得故。”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何因缘故，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思议、称量、数量、平等、不平等性皆不可得？”

佛告善现：“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自性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自性空故。

“复次，善现，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不可得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

具寿善现即白佛言：“复何因缘，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不可得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

佛告善现：“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无限量故不可得，不可得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

具寿善现即白佛言：“复何因缘，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无限量故不可得？”

佛告善现：“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故无限量，无限量故皆不可得。

“复次，善现，于意云何？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中，色乃至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为可得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由此因缘，一切法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

“善现当知，以一切法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故，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亦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善现当知，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皆不可思议，思议灭故；不可称量，称量灭故；无数量，数量灭故；无等等，等等灭故。由此因缘，一切法亦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善现当知，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皆不可思议，过思议故；不可称量，过称量故；无数量，过数量故；无等等，过等等故。由此因缘，一切法亦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

“善现当知，不可思议者，但有不可思议增语；不可称量者，但有不可称量增语；无数量者，但有无数量增语；无等等者，但有无等等增语。由此因缘，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善现当知，不可思议者，如虚空不可思议故，广说乃至无等等者，如虚空无等等故。由此因缘，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

“善现当知，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声闻、独觉、世间天、人、阿素洛等，皆悉不能思议、称量、数量、等等。由此因缘，故说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

佛说如是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品时，众中有五百苾蒭，不受诸漏，心得解脱。复有二千苾蒭尼，亦不受诸漏，心得解脱。复有六万邬波索迦，于诸法中远尘离垢，生净法眼。复有三万邬波斯迦，亦于诸法中远尘离垢，生净法眼。复有二千菩萨摩诃萨，得无生法忍，于贤劫中受记作佛。

第三分譬喻品第十七

尔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大事故出现世间，为不可思议事故出现世间，为不可称量事故出现世间，为无数量事故出现世间，为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成办六波罗蜜多，能成办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能成办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能成办苦、集、灭、道圣谛，能成办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能成办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能成办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能成办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能成办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能成

办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能成办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能成办五眼、六神通，能成办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能成办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能成办三十二相、八十随好，能成办无忘失法、恒住舍性，能成办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能成办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能成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

“善现当知，如刹帝利灌顶大王，威德自在降伏一切，以诸国事付嘱大臣，端拱无为，安隐快乐；如来亦尔，为大法王，威德自在降伏一切，以声闻法、若独觉法、若菩萨法、若如来法，悉皆付嘱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深般若波罗蜜多普能成办一切事业。是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大事故出现世间，广说乃至为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色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受、想、行、识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广说乃至于一切智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道相智、一切相智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于预流果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乃至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

具寿善现即白佛言：“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色乃至于佛无上正等菩提皆无取无执故，出现世间能成办事？”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颇见色，乃至颇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取可执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不也，善逝。”

佛告善现：“善哉！善哉！我亦不见色，乃至不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取可执，由不见故不取，由不取故不执，由是因缘，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色乃至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无取无执。善现当知，我亦不见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可取可执，由不见故不取，由不取故不执；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都不见有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可执可取，由此因缘无执无取。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于色、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若取若执。”

尔时，欲界、色界天子俱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觉，不可寻思，超寻思境，寂静微妙，审谛沉密，极聪慧者乃能了知。若诸有情能深信解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彼曾供养过去多百千佛，于诸佛所发弘誓愿，多种善根，多事善友，已为无量善友摄受，乃能信解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有得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当知彼类是大菩萨，定得无上正等菩提。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一切皆成随信行、随法行、第八、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彼所成就若智若断，不如有人

一日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忍乐思惟、称量观察。是人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成就忍，胜彼智断无量无边。所以者何？随信行等若智若断，皆是已得无生法忍诸菩萨摩诃萨忍少分故。”

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天子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暂时听闻，闻已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速出生死疾证涅槃，胜求声闻、独觉乘者，远离般若波罗蜜多，学余经典若经一劫若一劫余。所以者何？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广说一切微妙胜法，诸随信行、随法行等，皆应于此精勤修学，随所愿求皆速究竟所作事业，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此学，已、正、当证无上菩提。”

时，诸天子俱发声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是不可思议波罗蜜多，是不可称量波罗蜜多，是无数量波罗蜜多，是无等等波罗蜜多。诸随信行乃至独觉，皆于此中精勤修学，速证涅槃。一切菩萨摩诃萨众皆于此中精勤修学，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虽诸声闻、独觉、菩萨，皆依此学各至究竟，而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增无减。”

时，诸天子说是语已，欢喜踊跃，顶礼佛足，右绕三匝，辞佛还宫，去会未远俱时不现，随所属界各住本宫。

尔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从何处没来生此间？”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不沉不没、不迷不闷，无惑无疑、无取无执，欢喜听受、恭敬供养，常随法师请问义趣，若行、若立、若坐、若卧无时暂舍，如新生犊不离其母，乃至未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义趣究竟通利，能为他说，终不远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及说法师。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从人中没来生此间。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先世已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书写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由此善根离八无暇，从人趣没还生人中，暂闻此经深生信解。”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颇有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供养承事他方佛已，从彼处没来生此间，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供养恭敬，无懈惓不？”

佛告善现：“有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供养承事他方佛已，从彼处没来生此间，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供养恭敬，无懈倦心。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先从他方无量佛所，闻说般若波罗蜜多深生

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供养恭敬，无懈倦心，乘是善根，从彼处没来生此间，闻说此经深生信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从睹史多天众同分没来生人中，彼亦成就如是功德。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先世已于睹史多天慈氏菩萨摩诃萨所，请问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乘是善根，从彼处没来生人中，闻说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供养恭敬，无懈倦心。

“复次，善现，有住大乘善男子等，虽于前世得闻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或闻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或闻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或闻苦、集、灭、道圣谛，或闻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或闻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或闻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或闻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或闻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或闻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或闻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或闻五眼、六神通，或闻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或闻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或闻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或闻无忘失法、恒住舍性，或闻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或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弱，或生异解，难可开悟。

“复次，善现，有住大乘善男子等，虽于前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亦曾请问甚深义趣，或经一日乃至十日，而不如说精进修行。今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设经一日乃至十日，其心坚固无能坏者；若离所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寻便退失，心生犹豫。所以者何？此住大乘善男子等，由于前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虽亦请问甚深义趣，而不如说精进修行故。于今生若遇善友殷勤劝励，便乐听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无善友殷勤劝励，便于此经不乐听受。彼于般若波罗蜜多或时乐闻、或时不乐，或时坚固、或时退失，其心轻动进退非恒，如堵罗绵随风飘转。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发趣大乘经时未久，未多亲近真善知识，未多供养诸佛世尊，未曾受持、读诵书写、思惟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未曾精勤修学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新趣大乘，于大乘法成就少分信敬爱乐，未能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善现，安住大乘善男子等，若不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不能以甚深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摄受有情，是住大乘善男子等，不为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之所守护。是住大乘善男子等，不能随顺修行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由此因缘堕声闻地或独觉地。所以者何？此住大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书写、受持读诵、修习

思惟、为他演说，亦不能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摄受有情，不能随顺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不为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之所守护，由此因缘堕声闻地或独觉地。

“善现当知，如泛大海，所乘船破，其中诸人若不取木器物、浮囊、板片、死尸为依附者，定知溺死不至彼岸。若能取木器物、浮囊、板片、死尸为所依附，当知是类终不没死，得至安隐大海彼岸，无损无害受诸快乐。如是，善现，安住大乘善男子等，虽于大乘成就少分信敬爱乐，若不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相应经典为所依附，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中道衰败不证无上正等菩提，退入声闻或独觉地。若住大乘善男子等，有于大乘成就圆满信敬爱乐，复能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相应经典为所依附，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终不中道退入声闻或独觉地，定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如人欲度险恶旷野，若不摄受资粮器具，则不能至安乐国土，于其中道遭苦失命。如是，善现，安住大乘善男子等，设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意乐、有欲、有胜解、有舍、有精进，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中道衰败不证无上正等菩提，退入声闻或独觉地。

“善现当知，如人欲度险恶旷野，若能摄受资粮器具，决定能至安乐国土，终不中道遭苦失命。如是，善现，若住大乘善男子等，已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意乐、有欲、有胜解、有舍、有精进，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终不中道衰耗退败，超声闻地及独觉地，成就有情、严净佛土，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如有男子或诸女人，执持坏瓶诣河取水，若池、若井、若泉、若渠，当知此瓶不久烂坏。何以故？是瓶未熟，不堪盛水，终归地故。如是，善现，有住大乘善男子等，设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意乐、有欲、有胜解、有舍、有精进，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中道衰败不证无上正等菩提，退入声闻或独觉地。

“善现当知，如有男子或诸女人，持烧熟瓶诣河取水，若池、若井、若泉、若渠，当知此瓶终不烂坏。何以故？是瓶善熟，堪任盛水，极坚牢故。如是，善现，有住大乘善男子等，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意乐、有欲、有胜解、有舍、有精进，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当知如是安住大

乘善男子等，常为诸佛及诸菩萨摄受护念，终不中道衰耗退败，超诸声闻及独觉地，成熟有情、严净佛土，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如有商人无善巧智，船在海岸未固修营，即持财物安置其上，牵入水中速便进发，当知是船中道坏没，人船财物各散异处。如是商人无善巧智，丧失身命及大财宝。如是，善现，有住大乘善男子等，设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意乐、有欲、有胜解、有舍、有精进，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中道衰败，丧失身命及大财宝。丧身命者，谓堕声闻或独觉地；失财宝者，谓失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如有商人有善巧智，先在海岸固修船已，方牵入水，知无穿穴，后持财物置上而去，当知是船必不坏没，人物安隐达所至处。如是，善现，有住大乘善男子等，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意乐、有欲、有胜解、有舍、有精进，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常为诸佛及诸菩萨摄受护念，终不中道衰耗退败，超诸声闻、独觉等地，成熟有情、严净佛土，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老耄衰朽又加众病，所谓风病、热病、痰病或三杂病。于意云何？是老病人颇从床座能自起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是人设有扶令起立，亦无力行一俱卢舍、二俱卢舍、三俱卢舍。所以者何？极老病故。如是，善现，有住大乘善男子等，设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意乐、有欲、有胜解、有舍、有精进，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中道衰败不证无上正等菩提，退入声闻或独觉地。何以故？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广说乃至一切相智，诸佛菩萨不护念故。

“善现当知，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老耄衰朽又加众病，谓风、热、痰或三杂病。是老病人欲从床座起往他处而自不能，有二健人各扶一腋，徐策令起而告之言：‘勿有所难，随意欲往。我等两人终不相弃，必达所趣，安隐无损。’如是，善现，有住大乘善男子等，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清净心、有胜意乐、有欲、有胜解、有舍、有精进，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当知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终不中道衰耗退败，超诸声闻、独觉等地，成熟有情、严净佛土，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以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广说乃至一切相智，诸佛菩

萨共护念故。”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云何大乘善男子等，由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广说乃至一切相智，退堕声闻或独觉地，不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善哉！善哉！能问如来如是要义，汝今谛听，当为汝说。

“有住大乘善男子等，从初发心执我、我所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此住大乘善男子等，修布施时作如是念：‘我能行施，我施此物，彼受我施。’修净戒时作如是念：‘我能持戒，我持此戒，我具是戒。’修安忍时作如是念：‘我能修忍，我于彼忍，我具是忍。’修精进时作如是念：‘我能精进，我为此精进，我具是精进。’修静虑时作如是念：‘我能修定，我为此修定，我具是定。’修般若时作如是念：‘我能修慧，我为此修慧，我具是慧。’

“复次，善现，此住大乘善男子等，修布施时执有此布施，执由是布施，执布施为我所；修净戒时执有此净戒，执由是净戒，执净戒为我所；修安忍时执有此安忍，执由是安忍，执安忍为我所；修精进时执有此精进，执由是精进，执精进为我所；修静虑时执有此静虑，执由是静虑，执静虑为我所；修般若时执有此般若，执由是般若，执般若为我所。此住大乘善男子等，我、我所执恒随逐故，所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增长生死不能解脱生等众苦。所以者何？以布施等六波罗蜜多中，无此分别可起是执。何以故？远离此、彼岸是布施等六波罗蜜多相故。

“善现当知，此住大乘善男子等，不知此岸、彼岸相故，不能摄受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由是因缘，此住大乘善男子等，退堕声闻或独觉地，不证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云何大乘善男子等，无方便善巧故，虽行六种波罗蜜多，而堕声闻或独觉地，不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有住大乘善男子等，从初发心无方便善巧故，修布施时作如是念：‘我能行施，我具布施，此是布施。’修净戒时作如是念：‘我能持戒，我具净戒，此是净戒。’修安忍时作如是念：‘我能修忍，我具安忍，此是安忍。’修精进时作如是念：‘我能精进，我具精进，此是精进。’修静虑时作如是念：‘我能修定，我具静虑，此是静虑。’修般若时作如是念：‘我能修慧，我具般若，此是般若。’

“复次，善现，此住大乘善男子等，修布施时执有此布施，执由是布施、执布施为我所而生憍逸；修净戒时执有此净戒，执由是净戒，执净戒为我所而生憍逸；修安忍时执有此安忍，执由是安忍，执安忍为我所而生憍逸；修精进时执有此精进，执由是精进

，执精进为我所而生憍逸；修静虑时执有此静虑，执由是静虑，执静虑为我所而生憍逸；修般若时执有此般若，执由是般若，执般若为我所而生憍逸。此住大乘善男子等，我、我所执恒随逐故，所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增长生死不能解脱生等众苦。所以者何？以布施等六波罗蜜多中，无如是分别亦不如彼所分别。何以故？非至此、彼岸是布施等六波罗蜜多相故。

“善现当知，此住大乘善男子等，不知此岸、彼岸相故，不能摄受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由是因缘，此住大乘善男子等，退堕声闻或独觉地，不证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善现，安住大乘善男子等，由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余功德，亦不摄受方便善巧，虽行六种波罗蜜多，而堕声闻或独觉地，不证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云何大乘善男子等，由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不堕声闻及独觉地，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有住大乘善男子等，从初发心离我、我所执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此住大乘善男子等，修布施时不作是念：‘我能行施，我施此物，彼受我施。’修净戒时不作是念：‘我能持戒，我持此戒，我具是戒。’修安忍时不作是念：‘我能修忍，我于彼忍，我具是忍。’修精进时不作是念：‘我能精进，我为此精进，我具是精进。’修静虑时不作是念：‘我能修定，我为此修定，我具是定。’修般若时不作是念：‘我能修慧，我为此修慧，我具是慧。’

“复次，善现，此住大乘善男子等，修布施时不执有此布施，不执由是布施，不执布施为我所；修净戒时不执有此净戒，不执由是净戒，不执净戒为我所；修安忍时不执有此安忍，不执由是安忍，不执安忍为我所；修精进时不执有此精进，不执由是精进，不执精进为我所；修静虑时不执有此静虑，不执由是静虑，不执静虑为我所；修般若时不执有此般若，不执由是般若，不执般若为我所。此住大乘善男子等，我、我所执不随逐故，所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损减生死速能解脱生等众苦。所以者何？以布施等六波罗蜜多中无此分别可起是执。何以故？远离此、彼岸是布施等六波罗蜜多相故。

“善现当知，此住大乘善男子等，善知此岸、彼岸相故，便能摄受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由是因缘，此住大乘善男子等，不堕声闻及独觉地，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云何大乘善男子等有方便善巧故，修行六种波罗蜜多，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有住大乘善男子等，从初发心有方便善巧故，修布施时不作是念：‘我能行施，我具布施，此是布施。’修净戒时不作是念：‘我能持戒，我具净戒，此是净戒。’修安忍时不作是念：‘我能修忍，我具安忍，此是安忍。’修精进时不作是念：‘我能精进，我具精进，此是精进。’修静虑时不作是念：‘我能修定，我具静虑，此是静虑。’修般若时不作是念：‘我能修慧，我具般若，此是般若。’

“复次，善现，此住大乘善男子等，修布施时不执有此布施，不执由是布施，不执布施为我所不生憍逸；修净戒时不执有此净戒，不执由是净戒，不执净戒为我所不生憍逸；修安忍时不执有此安忍，不执由是安忍，不执安忍为我所不生憍逸；修精进时不执有此精进，不执由是精进，不执精进为我所不生憍逸；修静虑时不执有此静虑，不执由是静虑，不执静虑为我所不生憍逸；修般若时不执有此般若，不执由是般若，不执般若为我所不生憍逸。此住大乘善男子等，我、我所执不随逐故，所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损减生死速能解脱生等众苦。所以者何？以布施等六波罗蜜多中，无如是分别亦不如彼所分别。何以故？非至此、彼岸是布施等六波罗蜜多相故。

“善现当知，此住大乘善男子等，善知此岸、彼岸相故，便能摄受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由是因缘，此住大乘善男子等，不堕声闻及独觉地，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如是，善现，安住大乘善男子等，以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余功德，亦能摄受方便善巧修行六种波罗蜜多，不堕声闻及独觉地，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一十二 第三分善友品第十八

尔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新学大乘诸菩萨摩诃萨，云何应学般若、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新学大乘诸菩萨摩诃萨，欲学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应先亲近、承事、供养能善宣说分别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真净善友，谓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教诫教授新学大乘诸菩萨言：‘来！善男子，汝应勤修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汝勤修时应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色蕴乃至识蕴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眼处乃至意处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色处乃至法处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眼界乃至意界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色界乃至法界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眼触乃至意触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地界乃至识界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因缘乃至增上缘而取

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无明乃至老死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苦、集、灭、道圣谛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五眼、六神通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三十二相、八十随好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无忘失法、恒住舍性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善男子，若不取色便得无上正等菩提，乃至不取一切相智便得无上正等菩提。

“‘汝善男子，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勿贪著色、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所以者何？以色乃至一切相智非可贪著。何以故？善男子，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于一切法自相空中，希求无上正等菩提，欲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诸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于一切法自相空中，希求无上正等菩提，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虽知诸法皆如幻事，广说乃至如寻香城，自相皆空，而为世间得义利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令世间得利益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令世间得安乐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欲拔济诸世间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与世间作归依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与世间作舍宅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欲示世间究竟道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与世间作洲渚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与世间作日月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与世间作灯烛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与世间作导师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与世间作将帅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与世间作所趣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令世间得义利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为欲解脱一切有情诸苦恼事，修行布施乃至般若，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令世间得义利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令世间得利益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为拔五趣怖畏有情置于涅槃无畏彼岸，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令世间得利益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令世间得安乐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为拔忧苦愁恼有情置于涅槃安隐彼岸，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令世间得安乐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萨摩诃萨为欲拔济诸世间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见诸有情堕三恶趣，为欲拔济令修善业，渐依三乘而趣出离，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欲拔济诸世间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归依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为令一切生老病死愁叹忧苦所逼有情，速得解脱生等众苦，住无余依般涅槃界，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归依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舍宅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欲为有情说一切法皆不和合，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舍宅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一切法皆不和合？”

佛告善现：“诸色不和合即色不相属，若色不相属即色无生，若色无生即色无灭，若色无灭即色不和合，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复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欲为有情说一切法皆有如是不和合相，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萨摩诃萨欲示世间究竟道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说如是法，谓色彼岸即非色，受、想、行、识彼岸即非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智彼岸即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彼岸即非道相智、一切相智。善现当知，如色等彼岸相，一切法亦尔。”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若一切法皆如色等彼岸相者，云何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应现等觉？所以者何？非色彼岸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色，此是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非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彼岸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色，此是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非色彼岸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色，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如是乃至非一切相智彼岸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色，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以一切法本性空故。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甚为难事，谓虽观一切法皆寂灭相甚深微妙而心不沉

没，作是念言：‘我于此法现等觉已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宣说开示如是寂灭深妙之法。’是为菩萨摩诃萨欲示世间究竟道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洲渚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譬如大小海河池中，高地可居，周回水断，说为洲渚。如是，善现，色乃至识前后际断，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前后际断，由此前际、后际断故，一切法断。此一切法前后际断，即是寂灭微妙如实，谓空无所得、道断、爱尽无余、离染永灭、究竟涅槃。善现，菩萨摩诃萨求证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宣说开示如是诸法前后际断甚深寂灭微妙如实。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洲渚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日月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为破长夜无明卵觳所覆有情重黑暗故，为疗有情无知翳目令明朗故，为与一切愚冥有情作照明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日月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灯烛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欲为有情宣说六种波罗蜜多，及四摄事相应经典真实义趣，方便教导令勤修学，除灭种种无明黑暗，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灯烛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导师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欲令趣向邪道有情离行四种不应行处，为说一道令归正故，为杂染者得清净故，为愁恼者得欢悦故，为忧苦者得喜乐故，为非理者得如理故，为流转者得还灭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导师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将帅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希求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宣说开示色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受、想、行、识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广说乃至一切智无生无灭、无染无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将帅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所趣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希求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宣说开示色以虚空为所趣，受、想、行、识以虚空为所趣，广说乃至一切智以虚空为所趣，道相智、一切相智以虚空为所趣。以一切法皆如虚空无所有故，欲为有情宣说开示色非趣非不趣。何以故？以色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受、想、行、识非趣非不趣。何以故？以受、想、行、识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广说乃至一切智非趣非不趣。何以故？以一切智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道相智、一切相智非趣非不趣。何以故？以道相智、一切相智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所趣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

“善现，一切法皆以空、无相、无愿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空、无相、无愿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起无作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起无作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生无灭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生无灭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染无净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染无净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所有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所有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如梦乃至如寻香城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如梦乃至寻香城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量无边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量无边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不与不取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不与不取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不举不下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不举不下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去无来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去无来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增无减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增无减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入无出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入无出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集无散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集无散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合无离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合无离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我乃至见者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我乃至见者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我乃至无见者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我乃至无见者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常、乐、我、净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常、乐、我、净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常、苦、无我、不净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常、苦、无我、不净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贪、嗔、痴事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贪、嗔、痴事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见所作事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见所作事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动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动性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五蕴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色乃至识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六内处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眼处乃至意处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六外处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色处乃至法处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六内界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眼界乃至意界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六外界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色界乃至法界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六识界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眼识界乃至意识界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六触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眼触乃至意触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六受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六界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地界乃至识界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四缘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因缘乃至增上缘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十二支缘起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明乃至老死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六波罗蜜多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十六空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四圣谛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苦、集、灭、道圣谛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三十七菩提分法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三解脱门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三乘十地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净观地乃至如来地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菩萨十地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极喜地乃至法云地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五眼、六神通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五眼、六神通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十八佛不共法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三十二相、八十随好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忘失法、恒住舍性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预流乃至如来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预流乃至如来尚毕竟无所有，况于其中有趣非趣可得？

“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所趣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谁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久于无上正等菩提发意趣求，精勤修行，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于诸佛所发弘誓愿，所种善根皆已淳熟，无量善友摄受护念，及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何性？何相？何状？何貌？能深信解如是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以调伏贪、嗔、痴性为性，以远离贪、嗔、痴相为相，以远离贪、嗔、痴状为状，以远离贪、嗔、痴貌为貌。

“复次，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以调伏贪、嗔、痴及无贪、嗔、痴性为性，以远离贪、嗔、痴及无贪、嗔、痴相为相，以远离贪、嗔、痴及无贪、嗔、痴状为状，以远离贪、嗔、痴及无贪、嗔、痴貌为貌。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性、相、状、貌，乃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信解者，是菩萨摩诃萨当何所趣？”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当趣一切智智。”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趣一切智智者，是菩萨摩诃萨能与一切有情为所归趣。”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则能趣向一切智智；若能趣向一切智智，是则能与一切有情为所归趣。”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谓著如是坚固甲胄：‘我当度脱一切有情，皆令证得究竟涅槃。’虽于有情作如是事，而都不见有情施设。”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复次，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著甲胄，不属色乃至识。何以故？色乃至识皆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胄故，说彼甲胄不属色乃至识。如是乃至是菩萨摩诃萨所著甲胄不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何以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胄故，说彼甲胄不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菩萨摩诃萨所著甲胄不属我乃至见者。何以故？我乃至见者皆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胄故，说彼甲胄不属我乃至见者。是菩萨摩诃萨所著甲胄不属一切法。何以故？一切法皆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胄故，说彼甲胄不属一切法。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著如是坚固甲胄，谓我当度一切有情，皆令证得究竟涅槃。”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能著如是坚固甲胄，谓我当度一切有情，皆令证得般涅槃者，不堕声闻及独觉地。是菩萨摩诃萨无处无容堕于声闻或独觉地。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不于有情安立分限，而著如是坚固甲胄。”

佛告善现：“汝观何义而作是言：若菩萨摩诃萨能著如是坚固甲胄，不堕声闻或独觉地？”

尔时，善现白言：“世尊，是菩萨摩诃萨非为度脱少分有情而著如是坚固甲胄，亦非为求少分智故而著如是坚固甲胄。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普为济拔一切有情令般涅槃而著如是坚固甲胄，但为求得一切智智而著如是坚固甲胄，由此因缘不堕声闻及独觉地。”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是菩萨摩诃萨普为济拔一切有情令般涅槃，但为求得一切智智而著如是坚固甲胄，由此因缘不堕声闻及独觉地。”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无能修者、无所修法、亦无修处、亦无由此而得修习。所以者何？非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中，而有少分实法可得名能修者及所修法、若修习处、若由此修。

“世尊，若修虚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一切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不实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无所有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无摄受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除遣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修除遣何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答言：“修除遣五蕴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六内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六外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六内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六外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六识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六触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六受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六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四缘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十二支缘起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我乃至见者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四圣谛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五眼、六神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无忘失法、恒住舍性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修除遣色，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善现，应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虽行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而无执著，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广说乃至若菩萨摩诃萨虽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而无执著，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观他语及他教敕以为真要，非但信他而有所作，不为贪欲、嗔恚、愚痴、憍慢等过之所杂染，亦不为彼牵引其心。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离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没，亦不退舍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欢喜乐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利、系念思惟、如说修行，常无厌倦。当知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先世已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义趣，受持读诵、如理思惟、精进修行，心无厌倦。所以者何？由此不退转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广说乃至如说修行，常无厌倦。”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没，亦不退舍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欢喜乐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利、系念思惟、如说修行，常无厌倦。是菩萨摩诃萨云何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应作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云何相续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空、无相、无愿、虚空、无所有、无生、无灭、无染、无净、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造、无作、如梦乃至如寻香城，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如世尊说‘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空、无相、无愿广说乃至如寻香城，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者，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行五蕴乃至一切相智不？”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五蕴乃至一切相智。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所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无能作者、无能坏者，无所从来、无所至去、亦无所住，无方无域、无数无量、无往无来，既无数量、往来可得，亦无能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五蕴证，广说乃至不可以一切相智证。所以者何？五蕴即是一切智智，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即是一切智智。何以故？若五蕴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广说乃至若一切相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是故，一切智智不可以五蕴证，广说乃至不可以一切相智证。”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一十三 第三分真如品第十九之一

尔时，欲界、色界天子，各持天上种种香末及诸天花遥散佛上，顶礼双足，却住一面，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觉，不可寻思，超寻思境，微妙冲寂，聪敏智者之所能知，非诸世间卒能信受，即是无上正等菩提。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皆作是说：五蕴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五蕴；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一切相智；诸佛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诸佛。所以者何？若五蕴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广说乃至若一切相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诸佛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天子当知，我观此义，心恒趣寂，不乐说法。所以者何？此法甚深，难见难觉，不可寻思，超寻思境，微妙冲寂，聪敏智者之所能知，非诸世间卒能信受，谓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如来、应、正等觉所证无上正等菩提。

“天子当知，如是诸佛所证无上正等菩提，无能证、非所证、无证处、无证时。天子当知，此法深妙，不二现行，非诸世间所能比度。

“天子当知，虚空甚深故此法甚深，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甚深故此法甚深，无量无边甚深故此法甚深，无去无来甚深故此法甚深，无生无灭甚深故此法甚深，无染无净甚深故此法甚深，无知无得甚深故此法甚深，无造无作甚深故此法甚深，我乃至见者甚深故此法甚深，五蕴甚深故此法甚深，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甚深故此法甚深，一切佛法甚深故此法甚深。”

时，诸天子复白佛言：“此所说法甚深微妙，非诸世间卒能信受。所以者何？此深妙法不为摄取五蕴故说，不为弃舍五蕴故说；广说乃至不为摄取一切相智故说，不为弃

舍一切相智故说；不为摄取一切佛法故说，不为弃舍一切佛法故说。世间有情多行摄取我、我所执，谓色是我是我所，受、想、行、识是我是我所，广说乃至一切智是我是我所，道相智、一切相智是我是我所。”

尔时，世尊告诸天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天子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为摄取五蕴故行，为弃舍五蕴故行，广说乃至为摄取一切佛法故行，为弃舍一切佛法故行；是菩萨摩诃萨不能修行般若、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能修行一切相智。”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此甚深法能随顺一切法，谓能随顺般若、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此甚深法都无所礙，谓不礙色、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此甚深法无礙为相。所以者何？虚空平等故，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平等故，空、无相、无愿平等故，无生无灭平等故，无造无作平等故，无染无净平等故，此甚深法无礙为相。此甚深法无生无灭。所以者何？色无生无灭故，受、想、行、识无生无灭故，广说乃至一切智无生无灭故，道相智、一切相智无生无灭故，此甚深法无生无灭。此甚深法都无足迹。所以者何？色足迹不可得故，受、想、行、识足迹不可得故，广说乃至一切智足迹不可得故，道相智、一切相智足迹不可得故，此甚深法都无足迹。”

尔时，欲界、色界天子复白佛言：“大德善现是佛真子，随如来生。所以者何？大德善现诸所说法，一切皆与空性相应。”

具寿善现告欲、色界诸天子言：“汝等说我是真佛子随如来生，云何善现随如来生？谓随如来真如生故。所以者何？如来真如无来无去，善现真如亦无来去，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如来真如，如是真如无真如性亦无不真如性，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常住为相，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无变异、无分别、遍诸法转，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无所挂礙，一切法真如亦无所挂礙，若如来真如，若一切法真如，同一真如无二无别、无造无作，如是真如常真如相，无时非真如相，以常真如相，无时非真如相故无二无别，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于一切处无忆念无分别，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无别异不可得，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不离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不离如来真如，如是真如常真如相，无时非真如相，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虽说随生而无所随生，以善现真如不异佛故，如来真如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一切法真如亦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过去真如平等

故如来真如平等，如来真如平等故过去真如平等；未来真如平等故如来真如平等，如来真如平等故未来真如平等；现在真如平等故如来真如平等，如来真如平等故现在真如平等。若过去真如，若未来真如，若现在真如平等，若如来真如平等，同一真如平等无二无别。色真如平等故如来真如平等，如来真如平等故色真如平等；受、想、行、识真如平等故如来真如平等，如来真如平等故受、想、行、识真如平等。若色真如，若受、想、行、识真如平等，若如来真如平等，同一真如平等无二无别。广说乃至一切智真如平等故如来真如平等，如来真如平等故一切智真如平等；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平等故如来真如平等，如来真如平等故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平等。若一切智真如，若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平等，若如来真如平等，同一真如平等无二无别。

“天子当知，诸菩萨摩诃萨现证如是一切法真如平等，故说名如来、应、正等觉。我于如是诸法真如深生信解，故说善现随如来生。”

当说如是真如相时，于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东踊西没，西踊东没，南踊北没，北踊南没，中踊边没，边踊中没。

尔时，欲界、色界天子，复以种种天妙香末及诸天华，奉散世尊及善现上而白佛言：“甚奇，世尊，未曾有也！大德善现由真如故随如来生。”

尔时，善现告欲、色界诸天子言：“天子当知，然我善现不由色故随如来生，不由受、想、行、识故随如来生；不由色真如故随如来生，不由受、想、行、识真如故随如来生；不离色故随如来生，不离受、想、行、识故随如来生；不离色真如故随如来生，不离受、想、行、识真如故随如来生；广说乃至不由一切智故随如来生，不由道相智、一切相智故随如来生；不由一切智真如故随如来生，不由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故随如来生；不离一切智故随如来生，不离道相智、一切相智故随如来生；不离一切智真如故随如来生，不离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故随如来生；不由有为故随如来生，不由无为故随如来生；不由有为真如故随如来生，不由无为真如故随如来生；不离有为故随如来生，不离无为故随如来生；不离有为真如故随如来生，不离无为真如故随如来生。所以者何？是一切法都无所有，诸随生者、若所随生、由此随生及随生处皆不可得，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尔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诸法真如广说乃至不思议界皆最甚深，谓于此中色不可得，受、想、行、识亦不可得；色真如不可得，受、想、行、识真如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色乃至识尚不可得，况有色真如乃至识真如可得？广说乃至此中一切智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可得，一切智真如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尚不可得，况有一切智真如、道相智、

一切相智真如可得？”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当说如是真如相时，二百苾蒭诸漏永尽，心得解脱，成阿罗汉。复有五百苾蒭尼众远尘离垢，于诸法中得净法眼。五千菩萨俱时证得无生法忍。六千菩萨诸漏永尽，心得解脱，成阿罗汉。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今此众中六千菩萨，已于过去五百佛所亲近供养，正信出家，勤修梵行。虽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起别异想，行别异行，修布施时作如是念：‘此是布施，此是施物，此是受者，我能行施。’修净戒时作如是念：‘此是净戒，此是罪业，此所护境，我能持戒。’修安忍时作如是念：‘此是安忍，此是忍障，此所忍境，我能安忍。’修精进时作如是念：‘此是精进，此是懈怠，此是所为，我能精进。’修静虑时作如是念：‘此是静虑，此是散动，此是所为，我能修定。’彼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依别异想而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别异之行；由别异想、别异行故，不得菩萨无别异想，及失菩萨无别异行，由此因缘不得入菩萨正性离生位；由不得入菩萨正性离生位故，得预流果渐次乃至阿罗汉果。是故，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虽有菩萨摩诃萨道，及有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便证实际堕于声闻或独觉地。”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何因缘故，有诸菩萨修空、无相、无愿之法，由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便证实际堕于声闻或独觉地？有诸菩萨修空、无相、无愿之法，复由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得入菩萨正性离生，渐次修行诸菩萨行，当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世尊告舍利子：“若诸菩萨远离一切智智心，不以大悲为上首，修空、无相、无愿之法，由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便证实际堕于声闻或独觉地。若诸菩萨不离一切智智心，复以大悲为上首，修空、无相、无愿之法，复由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能入菩萨正性离生，渐次修行诸菩萨行，当得无上正等菩提。

“舍利子，譬如有鸟，其身广大百踰缮那，或复二百乃至五百踰缮那量，而无有翅。是鸟或从三十三天，投身而下趣赡部洲，于其中路复作是念：‘我欲还上三十三天。’于汝意云何？是鸟能还三十三天不？”

舍利子言：“不也，世尊。不也，善逝。”

佛告舍利子：“是鸟中路或作是愿：‘至赡部洲，当令我身无损无恼。’于意云何？是鸟所愿可得遂不？”

舍利子言：“不也，世尊。不也，善逝。是鸟至此赡部洲时，其身决定有损有恼，或致命终，或近死苦。所以者何？是鸟身大，从远而堕，无有翅故。”

佛告舍利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舍利子，有诸菩萨亦复如是，虽经无量无数大劫，勤修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亦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便证实际堕于声闻或独觉地。所以者何？是诸菩萨远离一切智智心，不以大悲为上首，虽经无量无数大劫，勤修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亦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遂堕声闻或独觉地。是诸菩萨虽念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供养恭敬、随顺修行，而于其中执取相故，不能正解诸佛世尊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真实功德。是诸菩萨不能正解佛功德故，虽闻菩萨摩诃萨道及空、无相、无愿法声，而依此声执取其相，执取相已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此诸菩萨如是回向，不得无上正等菩提，堕于声闻或独觉地。何以故？舍利子，是诸菩萨由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虽持种种所修善根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而堕声闻或独觉地。

“复次，舍利子，有诸菩萨从初发心，不离一切智智心，恒以大悲为上首，勤修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亦常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虽念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而不取相，虽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不取相，虽念自他种种功德，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亦不取相。

“舍利子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直趣无上正等菩提，不堕声闻及独觉地。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究竟，不离一切智智心，恒以大悲为上首，虽修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而不取相，虽念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亦不取相，虽修菩萨摩诃萨道及空、无相、无愿之法亦不取相。

“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有方便善巧故，以离相心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以离相心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由斯定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若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究竟，常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菩萨摩诃萨邻近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究竟，都不见有少法可得，谓若能证、若所证、若证处、若证时、若由此证都不可得，所谓若色、若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不可得。

“复次，世尊，有菩萨乘善男子等，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而求无上正等菩提。当知彼于所求无上正等菩提，疑惑犹豫或得不得。所以者何？是菩萨乘善男子等，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于所修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皆取其相，广说乃至于所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取其相。由此因缘，是菩萨乘善男子等，皆于无上正等菩提疑惑犹豫或得不得。

“是故，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决定不应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用无所得而为方便，以无相俱行心，应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以无相俱行心，应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用无所得而为方便，以无相俱行心，修住如是一切佛法，必获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欲界、色界天子俱白佛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甚难证得。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自相、共相皆应证知，方能获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而诸菩萨所知法相都无所有、皆不可得。”

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甚难证得。天子当知，我亦现觉一切法相，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而都不得胜义法相可说名为此是能证、此是所证、此是证处、此是证时及可说为由此而证。何以故？诸天子，以一切法毕竟净故，有为、无为毕竟空故，由斯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甚难证得。”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如世尊说，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甚难证得。如我思惟佛所说义，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极易信解，甚易证得。所以者何？若能信解无法能证、无法所证、无有证处、无有证时，亦无由此而有所证，即能信解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有证知无法能证、无法所证、无有证处、无有证时，亦无由此而有所证，即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毕竟皆空，毕竟空中都无有法可名能证、可名所证、可名证处、可名证时、可名由此而有所证。何以故？以一切法性相皆空，若增若减都无所有皆不可得。由是因缘，诸菩萨摩诃萨所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都无所有皆不可得，广说乃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都无所有皆不可得。诸菩萨摩诃萨所观诸法，若有色若无色、若有见若无见、若有对若无对、若有漏若无漏、若有为若无为，都无所有皆不可得。由此因缘，我思惟佛所说义趣，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极易信解，甚易证得，诸菩萨摩诃萨不应于中谓难信解及难证得。所以者何？色色自性空，受、想、行、识受、想、行、识自性空，广说乃至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若菩萨摩诃萨能于如是自性空义，深生信解，无倒而证，便得

无上正等菩提。由如是义，我说无上正等菩提，非难信解，非难证得。”

时，舍利子语善现言：“由此因缘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甚难证得。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都无自性皆如虚空。譬如虚空不作是念：‘我当信解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摩诃萨亦应如是不作是念：‘我当信解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性相皆空与虚空等，诸菩萨摩诃萨要能信解诸法皆空与虚空等，无倒而证方得无上正等菩提。若菩萨摩诃萨信解诸法与虚空等，便于无上正等菩提易生信解、易证得者，则不应有殑伽沙等菩萨摩诃萨被大功德铠，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于其中间而有退屈，故知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甚难证得。”

时，具寿善现白舍利子言：“于意云何？色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受、想、行、识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离色有法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离受、想、行、识有法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色真如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受、想、行、识真如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离色真如有法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离受、想、行、识真如有法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广说乃至，于意云何？一切智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道相智、一切相智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离一切智有法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离道相智、一切相智有法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一切智真如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离一切智真如有法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离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有法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复次，舍利子，于意云何？诸法真如广说乃至不思议界，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离诸法真如广说乃至不思议界，有法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时，具寿善现谓舍利子言：“若一切法谛故、住故都无所有皆不可得，说何等法可于无上正等菩提而有退屈？”

时，舍利子语善现言：“如仁者所说，无生法忍中都无有法，亦无菩萨可于无上正等菩提说有退屈。若尔，何故佛说三种住菩萨乘补特伽罗但应说一？又如仁说，应无三乘菩萨差别，唯应有一正等觉乘。”

时，满慈子便白具寿舍利子言：“应问善现：为许有一菩萨乘不？然后可难：应无三乘建立差别，唯应有一正等觉乘。”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为许有一菩萨乘不？”

时，具寿善现谓舍利子言：“于意云何？一切法真如中，为有三种住菩萨乘补特伽罗差别相不？谓有退住声闻乘者，或有退住独觉乘者，或有证得无上乘者？”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一切法真如中为有三乘菩萨异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一切法真如中为实有一正等觉乘诸菩萨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诸法真如有一有二有三相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一切法真如中为有一法或一菩萨而可得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时，具寿善现谓舍利子言：“若一切法谛故、住故都无所有皆不可得，云何舍利子可作是念言：如是菩萨于佛无上正等菩提定有退屈，如是菩萨于佛无上正等菩提定无退屈，如是菩萨于佛无上正等菩提说不决定，如是菩萨是声闻乘，如是菩萨是独觉乘，如是菩萨是无上乘，如是为三，如是为一？

“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都无所得，于一切法真如亦能善信解都无所得，于诸菩萨亦无所得，于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无所得，当知是为真菩萨摩诃萨。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诸法真如不可得相，其心不惊、不恐、不怖、无疑、无悔、无退、无没，是菩萨摩诃萨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于其中间定无退屈。”

尔时，世尊赞善现曰：“善哉！善哉！汝今乃能为诸菩萨善说法要！汝之所说，皆是如来威神之力。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于法真如不可得相深生信解，知一切法无差别相，闻说如是诸法真如不可得相，其心不惊、不恐、不怖、无疑、无悔、无退、无没，是菩萨摩诃萨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法，疾证无上正等觉耶？”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法，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不堕声闻、独觉等地。”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欲疾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当于何住？应云何住？”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疾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当于一切有情住平等心，不应住不平等心；当于一切有情起平等心，不应起不平等心；当于一切有情以平等心与语，不应以不平等心与语；当于一切有情起大慈心，不应起瞋恚心；当于一切有情以大慈心与语，不应以瞋恚心与语；当于一切有情起大悲心，不应起恼害心；当于一切有情以大悲心与语，不应以恼害心与语；当于一切有情起大喜心，不应起嫉妒心；当于一切有情以大喜心与语，不应以嫉妒心与语；当于一切有情起大舍心，不应起偏党心；当于一切有情以大舍心与语，不应以偏党心与语；当于一切有情起恭敬心，不应起憍慢心；当于一切有情以恭敬心与语，不应以憍慢心与语；当于一切有情起质直心，不应起谄诈心；当于一切有情以质直心与语，不应以谄诈心与语；当于一切有情起调柔心，不应起刚强心；当于一切有情以调柔心与语，不应以刚强心与语；当于一切有情起利益心，不应起不利益心；当于一切有情以利益心与语，不应以不利益心与语；当于一切有情起安乐心，不应起不安乐心；当于一切有情以安乐心与语，不应以不安乐心与语；当于一切有情起无礙心，不应起有礙心；当于一切有情以无礙心与语，不应以有礙心与语。

“当于一切有情起如父母、如兄弟、如姊妹、如男女、如亲族心，亦以此心应与其语；当于一切有情起朋友心，亦以此心应与其语；当于一切有情起如亲教师、如轨范师、如弟子、如同学心，亦以此心应与其语；当于一切有情起如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摩诃萨、如来、应、正等觉心，亦以此心应与其语；当于一切有情起应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心，亦以此心应与其语；当于一切有情起应救济、怜愍、覆护心，亦以此心应与其语；当于一切有情起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心，亦以此心应与其语；当于一切有情起空、无相、无愿心，亦以此心应与其语。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疾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当于此住。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疾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应自离害生命，亦劝他离害生命，恒正称扬离害生命法，欢喜赞叹离害生命者，广说乃至应自离邪见，亦劝他离邪见，恒正称扬离邪见法，欢喜赞叹离邪见者；应自修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劝他修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恒正称扬修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法，欢喜赞叹修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者；应自圆满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劝他圆满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恒正称扬圆满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法，欢喜赞叹圆满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者；应自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劝他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恒正称扬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法，欢喜赞叹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者；

应自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劝他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恒正称扬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法，欢喜赞叹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者；应自住四圣谛，亦劝他住四圣谛，恒正称扬住四圣谛法，欢喜赞叹住四圣谛者；应自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亦劝他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恒正称扬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法，欢喜赞叹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者；应自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劝他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恒正称扬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法，欢喜赞叹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者；应自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劝他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恒正称扬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法，欢喜赞叹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者；应自圆满诸菩萨地，亦劝他圆满诸菩萨地，恒正称扬圆满诸菩萨地法，欢喜赞叹圆满诸菩萨地者；

应自圆满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劝他圆满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恒正称扬圆满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法，欢喜赞叹圆满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者；应自圆满五眼、六神通，亦劝他圆满五眼、六神通，恒正称扬圆满五眼、六神通法，欢喜赞叹圆满五眼、六神通者；应自圆满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劝他圆满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恒正称扬圆满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法，欢喜赞叹圆满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者；应自圆满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亦劝他圆满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恒正称扬圆满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法，欢喜赞叹圆满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者；应自圆满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亦劝他圆满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恒正称扬圆满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法，欢喜赞叹圆满三十二相、八十随好者；

应自圆满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劝他圆满无忘失法、恒住舍性，恒正称扬圆满无忘失法、恒住舍性法，欢喜赞叹圆满无忘失法、恒住舍性者；应自顺逆观十二支缘起，亦劝他顺逆观十二支缘起，恒正称扬顺逆观十二支缘起法，欢喜赞叹顺逆观十二支缘起者；应自知苦、断集、证灭、修道，亦劝他知苦、断集、证灭、修道，恒正称扬知苦、断集、证灭、修道法，欢喜赞叹知苦、断集、证灭、修道者；应自起证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智而不证实际得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亦劝他起证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智及证实际得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恒正称扬起证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智及证实际得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法，欢喜赞叹起证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智及证实际得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者；

应自入菩萨正性离生位，亦劝他入菩萨正性离生位，恒正称扬入菩萨正性离生位法，欢喜赞叹入菩萨正性离生位者。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一十四 第三分真如品第十九之二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疾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应自成熟有情，亦劝他成熟有情，恒正称扬成熟有情法，欢喜赞叹成熟有情者；应自严净佛土，亦劝他严净佛

土，恒正称扬严净佛土法，欢喜赞叹严净佛土者；应自起菩萨殊胜神通，亦劝他起菩萨殊胜神通，恒正称扬起菩萨殊胜神通法，欢喜赞叹起菩萨殊胜神通者；应自起一切智，亦劝他起一切智，恒正称扬起一切智法，欢喜赞叹起一切智者；应自起道相智，亦劝他起道相智，恒正称扬起道相智法，欢喜赞叹起道相智者；应自起一切相智，亦劝他起一切相智，恒正称扬起一切相智法，欢喜赞叹起一切相智者；应自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亦劝他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恒正称扬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法，欢喜赞叹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者；应自摄受圆满寿量，亦劝他摄受圆满寿量，恒正称扬摄受圆满寿量法，欢喜赞叹摄受圆满寿量者；应自转妙法轮，亦劝他转妙法轮，恒正称扬转妙法轮法，欢喜赞叹转妙法轮者；应自摄护正法令住，亦劝他摄护正法令住，恒正称扬摄护正法令住法，欢喜赞叹摄护正法令住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疾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于如是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如是住。

“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若如是学乃能安住所应住法。若如是学、如是安住，则于五蕴得无障礙，亦于六内处得无障礙，亦于六外处得无障礙，亦于六内界得无障礙，亦于六外界得无障礙，亦于六识界得无障礙，亦于六触得无障礙，亦于六受得无障礙，亦于六界得无障礙，亦于四缘得无障礙，亦于无明乃至老死得无障礙，亦于离害生命乃至邪见得无障礙，亦于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得无障礙，亦于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得无障礙，亦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得无障礙，亦于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得无障礙，亦于苦、集、灭、道圣谛得无障礙，亦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得无障礙，亦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得无障礙，亦于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得无障礙，亦于净观地乃至如来地得无障礙，亦于极喜地乃至法云地得无障礙，亦于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得无障礙，亦于五眼、六神通得无障礙，亦于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得无障礙，亦于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得无障礙，亦于三十二相、八十随好得无障礙，亦于无忘失法、恒住舍性得无障礙，亦于顺逆观十二支缘起得无障礙，亦于知苦、断集、证灭、修道得无障礙，亦于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得无障礙，亦于入菩萨正性离生位得无障礙，亦于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及起菩萨殊胜神通得无障礙，亦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得无障礙，亦于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得无障礙，亦于圆满寿量得无障礙，亦于转妙法轮得无障礙，亦于摄护法住得无障礙。

“何以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从本际来，不摄受色蕴乃至识蕴，不摄受眼处乃至意处，不摄受色处乃至法处，不摄受眼界乃至意界，不摄受色界乃至法界，不摄受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不摄受眼触乃至意触，不摄受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不摄受地界乃至识界，不摄受因缘乃至增上缘，不摄受无明乃至老死，不摄受离害生命乃至邪见，不摄受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不摄受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

多，不摄受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摄受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不摄受苦、集、灭、道圣谛，不摄受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不摄受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不摄受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不摄受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不摄受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不摄受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不摄受五眼、六神通、不摄受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摄受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不摄受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不摄受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不摄受十二支缘起顺逆观，不摄受知苦、断集、证灭、修道，不摄受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不摄受入菩萨正性离生位，不摄受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不摄受菩萨殊胜神通，不摄受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不摄受圆满寿量，不摄受转妙法轮正法久住，不摄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所以者何？色蕴乃至识蕴不可摄受，若不可摄受则非色蕴乃至识蕴，广说乃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可摄受，若不可摄受则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

说是菩萨摩诃萨所应住法时，于众会中二千菩萨同时证得无生法忍。

第三分不退相品第二十之一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我等当以何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如实知若异生地、若声闻地、若独觉地、若菩萨地、若如来地，如是诸地虽说有异，而于诸法真如性中，无变异、无分别，皆无二、无二分。是菩萨摩诃萨虽实悟入诸法真如，而于真如无所分别，以无所得为方便故。是菩萨摩诃萨既实悟入诸法真如，虽闻真如与一切法无二无别而无疑滞。何以故？真如与法不可说一，不可说异，不可说俱及不俱故。是菩萨摩诃萨终不轻尔而发语言，诸有所说皆引义利，若无义利终不发言；是菩萨摩诃萨终不观他好恶长短，平等怜愍而为说法；是菩萨摩诃萨不观法师种姓好恶，唯求所说真净法义。善现，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有如是等诸行、状、相，应以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更以何等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观诸法无行、状、相，当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无行、状、相，是菩萨摩诃萨于何法转故名不退转？”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于色蕴乃至识蕴转故名不退转，于眼处乃至意处转故名不退转，于色处乃至法处转故名不退转，于眼界乃至意界转故名不退转，于色界乃至法界转故名不退转，于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转故名不退转，于眼触乃至意触转故名不退转，于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转故名不退转，于地界乃至识界转故名不退转，于因缘乃至增上缘转故名不退转，于无明乃至老死转故名不退转，于布施波罗蜜多

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转故名不退转，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转故名不退转，于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转故名不退转，于苦、集、灭、道圣谛转故名不退转，于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转故名不退转，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转故名不退转，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转故名不退转，于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转故名不退转，于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转故名不退转，于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转故名不退转，于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转故名不退转，于五眼、六神通转故名不退转，于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转故名不退转，于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转故名不退转，于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转故名不退转，于无忘失法、恒住舍性转故名不退转，于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转故名不退转，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转故名不退转，于异生地、若声闻地、若独觉地、若菩萨地、若如来地转故名不退转，于诸菩萨摩诃萨行转故名不退转，于佛无上正等菩提转故名不退转。所以者何？色自性无所有，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无所有，是菩萨摩诃萨于中不住故名为转。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知，是名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终不乐观外道沙门、婆罗门等形相言说。彼诸沙门、婆罗门等于所知法实知实见，或能施设正见法门，定无是处。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于佛善说法毗奈耶，深生信解不生疑惑，于世间事无戒禁取、不堕恶见，不执世俗诸吉祥事以为清净，终不礼敬诸余天神如诸世间外道所事，亦终不以种种花鬘、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幢、幡盖、伎乐、灯明供养天神及诸外道。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生地狱、傍生、鬼界、阿素洛中，亦不生于卑贱种族，谓旃荼罗、补羯娑等，亦终不受扇搋、半择、无形、二形及女人身，亦复不受盲聋、喑哑、挛躄、癫痫、矬陋等身，亦终不生无暇时处。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常乐受行十善业道，自离害生命乃至邪见，亦劝他离害生命乃至邪见，恒正称扬离害生命乃至邪见法，欢喜赞叹离害生命乃至邪见者。是菩萨摩诃萨乃至梦中亦不现受行十不善业道，况在觉时受行是事？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普为饶益一切有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常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恒无懈废。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所受持、思惟、读诵所有契经乃至论议，一切皆令究竟通利，以如是法常乐布施一切有情，恒作是念：‘云何当令诸有情类求正发愿皆得满足？’复持如是法施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于佛所说甚深法门，终不生于疑惑犹豫。”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何缘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于佛所说甚深法门，终不生于疑惑犹豫？”

佛告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都不见有法可疑惑犹豫，谓不见有色蕴乃至识蕴，亦不见有眼处乃至意处，亦不见有色处乃至法处，亦不见有眼界乃至意界，亦不见有色界乃至法界，亦不见有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不见有眼触乃至意触，亦不见有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亦不见有地界乃至识界，亦不见有因缘乃至增上缘，亦不见有无明乃至老死，亦不见有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见有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不见有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不见有苦、集、灭、道圣谛，亦不见有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不见有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亦不见有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不见有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不见有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亦不见有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不见有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不见有五眼、六神通，亦不见有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不见有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亦不见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亦不见有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不见有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见有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亦不见有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于其中疑惑犹豫。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成就调柔可爱可乐身、语、意业，于诸有情心无挂礙。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恒常成就慈、悲、喜、舍等，起相应身、语、意业，于诸有情作利乐事。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心常不与五盖共居，所谓贪欲、嗔恚、惛沉睡眠、掉举恶作、疑盖。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一切随眠皆已摧伏。一切结缚、随烦恼缚皆永不起。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入出往来心不迷谬，恒时安住正念正知，进止威仪、行住坐卧、举足下足亦复如是，诸所游履必观其地，安庠系念直视而行，运动语言常无卒暴。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所受用卧具衣服，皆常香洁无诸臭秽，亦无垢腻、虮虱等虫，心乐清华，身无疾病。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身心清净，非如常人身中恒为八万户虫之所侵食。所以者何？是诸菩萨善根增上出过世间，所受身形内外清净，故无虫类侵食其身。如如善根渐渐增益，如是如是身心转净，由此因缘，是诸菩萨身心坚固犹若金刚，不为违缘之所侵恼。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云何常得身、语、意净？”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如如善根渐渐增长，如是如是身、语、意业，由善根力所除遣故，穷未来际毕竟不起，由此常得身、语、意净。复次，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身三、语四、意三妙行常现在前故，一切时身、语、意净，由此净故，超过声闻、独觉等地，住菩萨位坚固不动，由斯常得身、语、意净。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重利养，不徇名誉，于诸饮食、衣服、卧具、房舍、资财不生耽著，虽受十二杜多功德，而于其中无所恃怙。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常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毕竟不起悭贪、破戒、忿恚、懈怠、散乱、愚痴，及余种种烦恼、缠、结相应之心。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所有觉慧坚固甚深，听闻正法恭敬信受，系念思惟究竟理趣，随所听受世、出世法，皆能方便会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理趣。诸所造作世间事业，亦依般若波罗蜜多会入法性，不见一事出法性者；设有不与法性相应，亦能方便会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理趣，由斯不见出法性者。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设有恶魔现前化作八大地狱，复于一一大地狱中，化作无量百千菩萨，皆被猛焰交彻烧燃，各受辛酸楚毒大苦。作是化已，语不退转诸菩萨言：‘此诸菩萨皆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故堕如是大地狱中，恒受如斯

种种极苦。汝等菩萨既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亦当堕此大地狱中受诸极苦。佛授汝等大地狱中受极苦记，非授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是故汝等应疾弃舍大菩提心，可得免脱此地狱苦，当生天上或生人中，受诸妙乐。’是时，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见闻此事，其心不动亦不惊疑，但作是念：‘受不退转记菩萨摩诃萨，若堕地狱、傍生、鬼界、阿素洛中，定无是处。所以者何？诸不退转菩萨，定无不善业故，亦无善业招苦果故。诸佛必无虚诳语故，如来所说皆为利乐一切有情，大慈悲心所流出故。今见闻者，定是恶魔所作所说，皆非实有。’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设有恶魔作沙门像，来至其所说如是言：‘汝先所闻应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令速圆满，乃至应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闻皆是邪说，应疾弃舍，勿谓为真。又汝先闻应于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诸弟子，从初发心乃至法住，其中所有功德善根，皆生随喜一切合集，与诸有情平等共有，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回求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闻亦是邪说，应疾弃舍，勿谓为真。若汝舍彼所闻邪法，我当教汝真净佛法，令汝修学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汝先所闻，非真佛语，是文颂者虚妄撰集。我之所说，是真佛语。’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语心动惊疑，当知未受不退转记，彼于无上正等菩提犹未决定，未名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语，其心不动亦不惊疑，但随无作、无相、无生法性而住，是菩萨摩诃萨诸有所作不信他语，不随他教而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随他教乃至趣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当知如是菩萨摩诃萨已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如漏尽阿罗汉诸有所为不信他语，现证法性无惑无疑，一切恶魔不能倾动；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一切声闻、独觉、外道、诸恶魔等不能破坏折伏其心，令于菩提而生退屈。是菩萨摩诃萨决定已住不退转地，所有事业皆自审思，非但信他而便起作，乃至如来、应、正等觉所有言教，尚不轻尔信受奉行，况信声闻、独觉、外道、恶魔等语而有所作？是菩萨摩诃萨诸有所作，不自审思但信他言，终无是处。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不见有法可信行者。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不见有色可信行者，不见有受、想、行、识可信行者；亦不见有色真如可信行者，不见有受、想、行、识真如可信行者；广说乃至不见有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可信行者，不见有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信行者；亦不见有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可信行者，不见有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可信行者。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设有恶魔作苾蒭像，来至其所唱如是言：‘汝等所行是生死法，非菩萨行，非由此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汝等今应修尽苦道，速尽众苦得般涅槃。’是时，恶魔即为菩萨说堕生死相似道法，所谓骨想、或青瘀想、或脓烂想、或胖胀想、或虫食想、或异赤想、或慈、或悲、或喜、或舍、或初静虑、或乃至第四静虑、或空无边处、或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告菩萨言：‘此是真道真行！汝由此道此行当得预流果、或一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汝由此道由此行故，速尽一切生老病死，何用久受生死苦为？现在苦身，尚应厌舍，况更求受当来苦身？宜自审思，舍先所信。’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闻彼语时，其心不动亦不惊疑，但作是念：‘今此苾蒭益我不少，能为我说相似道法，令我识知此道不能得预流果乃至不得独觉菩提，况当能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作此念已，深生欢喜复作是念：‘今此苾蒭甚为益我，方便为我说障道法，令我识知障道法已，于三乘道自在修学。’

“善现当知，时彼恶魔知此菩萨深心欢喜，复作是言：‘咄！善男子，汝今欲见诸菩萨摩诃萨，长时勤行无益行不？谓诸菩萨摩诃萨众经如殑伽沙数大劫，以无量种上妙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资财、花香等物，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复于殑伽沙等佛所，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学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学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学住苦、集、灭、道圣谛，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修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修诸菩萨摩诃萨地，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修五眼、六神通，修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修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修顺逆观十二支缘起，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修诸菩萨殊胜神通，乃至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诸菩萨摩诃萨众亦亲近承事如殑伽沙佛，于诸佛所请问菩萨摩诃萨道，谓作是言：“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大乘？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安住苦、集、灭、道圣谛，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修行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修行菩萨摩诃萨地，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修行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修行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修行十二支缘起顺逆观，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修行菩萨殊胜神通，乃至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殑伽沙等诸佛世尊，如所请问，次第为说。是诸菩萨摩诃萨众，如佛教诫安住修学，经无量劫炽然精进，尚不能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况今汝等所修所学能得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虽闻其言而心无异，不惊不恐，无疑无惑，倍复欢喜，作是念言：‘今此苾蒭多益于我，方便为我说障道法，令我知此障道之法决定不能得预流果，乃至不得独觉菩提，况当能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

“时彼恶魔知此菩萨心不退屈，无惑无疑，即于是处化作无量苾蒭形像，语菩萨言：‘此诸苾蒭皆于过去勤求无上正等菩提，经无量劫修行种种难行苦行，而不能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今皆退住阿罗汉果，诸漏已尽，至苦边际。云何汝等能得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见闻此已，即作是念：‘定是恶魔化作如此苾蒭形像扰乱我心，因说障礙相似道法。定无菩萨摩诃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至圆满位，不证无上正等菩提，退堕声闻、独觉等地。’尔时，菩萨复作是念：‘若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至究竟位，不得无上正等菩提，必无是处；广说乃至若菩萨摩诃萨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至圆满位，不得无上正等菩提，必无是处。’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恒行般若波罗蜜多，常作是念：‘若菩萨摩诃萨如诸佛教精勤修学，恒不远离六波罗蜜多所摄妙行，恒不远离六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恒不远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常以方便劝诸有情，精勤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决定不退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决定不退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决定不退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决定不退四圣谛理，决定不退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决定不退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决定不退三解脱门，决定不退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决定不退诸菩萨地，决定不退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决定不退五眼、六神通，决定不退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决定不退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决定不退无忘失法、恒住舍性，决定不退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必证无上正等菩提。’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恒行般若波罗蜜多，常作是念：‘若菩萨摩诃萨觉知魔事不随魔事，觉知恶友不随恶友语，觉知境界不随境界转。是菩萨摩诃萨决定不退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决定不退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决定不退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决定不退四圣谛理，决定不退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决定不退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决定不退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决定不退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决定不退诸菩萨地，决定不退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决定不退五眼、六神通，决定不退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决定不退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决定不退无忘失法、恒住舍性，决定不退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必证无上正等菩提。’若菩萨摩诃萨成

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闻诸如来、应、正等觉所说法要，深心欢喜、恭敬信受、善解义趣；其心坚固犹若金刚，不可动转，不可引夺，常勤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亦劝他学心无厌倦。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于何退转故名不退转耶？”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于色蕴想乃至识蕴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眼处想乃至意处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色处想乃至法处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眼界想乃至意界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色界想乃至法界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眼识界想乃至意识界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眼触想乃至意触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想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地界想乃至识界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因缘想乃至增上缘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无明想乃至老死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贪、瞋、痴想、诸见趣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布施波罗蜜多想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内空想乃至无性自性空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真如想乃至不思议界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四圣谛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四念住想乃至八圣道支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八解脱想乃至十遍处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净观地想乃至如来地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极喜地想乃至法云地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五眼、六神通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如来十力想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无忘失法、恒住舍性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预流果想乃至独觉菩提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诸菩萨摩诃萨行及佛无上正等菩提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于诸异生、声闻、独觉、菩萨、佛想有退转故名不退转。所以者何？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以自相空观一切法，已入菩萨正性离生，乃至不见少法可得，不可得故无所造作，无造作故名毕竟不生，毕竟不生故名无生法忍，由得如是无生法忍故名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一十五 第三分不退相品第二十之二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设有恶魔来至其所，欲令厌背无上菩提，作如是言：‘一切智智与虚空等，无性为性，自相本空；诸法亦尔，与虚空等，无性为性。自相空中，无有一法可名能证，无有一法可名所证，证处、证时及由此证亦不可得

。既一切法与虚空等，无性为性，自相本空，汝等云何唐受勤苦求证无上正等菩提？汝先所闻诸菩萨众应求无上正等菩提，皆是魔说，非真佛语。汝等应舍求证无上正等觉心，勿于长夜徒为利乐一切有情自受勤苦，虽行种种难行苦行，欲求菩提终不能得。’是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呵谏语时，能审观察：‘此恶魔事，欲退败我大菩提心，我今不应信受彼说。虽一切法与虚空等，无性为性，自相本空，而诸有情生死长夜不知不见，颠倒放逸，造作诸业受生死苦。我当被戴性相皆空如太虚空功德甲胄，速趣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如应说法，令其解脱生死众苦得预流果、或一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或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是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已闻此法，其心坚固不动不转，依斯坚固不动转心，恒正修行六到彼岸，已入菩萨正性离生；复正修行六到彼岸，渐次圆满伏诸缠结，由斯得入不退转地。是故恶魔虽设种种退败方便，而不能退菩萨所发大菩提心。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具寿善现即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为不退转故名不退转，为退转故名不退转耶？”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以不退转故名不退转，亦以退转故名不退转。”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云何以不退转故名不退转？云何亦以退转故名不退转耶？”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超过声闻及独觉地，不复退堕彼二地中，由斯故说不退转故名不退转。是菩萨摩诃萨远离声闻及独觉地，于彼二地决定退舍，由斯故说以退转故名不退转。故此菩萨得二种名，非如余位唯名退转。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定得无上正等菩提，诸恶魔军不能退败。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欲入初静虑乃至第四静虑即随意能入，欲入慈无量乃至舍无量即随意能入，欲入空无边处定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定即随意能入，欲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即随意能入，欲入初解脱乃至灭想受解脱即随意能入，欲入初胜处乃至第八胜处即随意能入，欲入初静虑定乃至灭想受定即随意能入，欲入初遍处乃至第十遍处即随意能入，欲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即随意能入，欲引发五神通即随意能引发。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虽入四静虑乃至引发五神通而不受彼果，由此因缘，不随静虑、无量、等至乃至灭定及余功德势力而生，亦不取预流果、或一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为欲利乐诸有情故，随欲摄受所应受身，即随所愿皆能摄

受，作所作已即便舍之。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成就无上菩提作意，恒不远离大菩提心，不贵色蕴乃至识蕴，不贵眼处乃至意处，不贵色处乃至法处，不贵眼界乃至意界，不贵色界乃至法界，不贵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不贵眼触乃至意触，不贵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不贵地界乃至识界，不贵因缘乃至增上缘，不贵一切缘性缘起，不贵诸相，不贵随好，不贵所依，不贵有色无色法，不贵有见无见法，不贵有对无对法，不贵有漏无漏法，不贵有为无为法，不贵世间、出世间法，不贵我，不贵有情，乃至不贵知者、见者，不贵徒众，不贵眷属，不贵禄位，不贵财宝，不贵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贵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贵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不贵苦、集、灭、道圣谛，不贵十善业道，不贵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不贵五神通，不贵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不贵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不贵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不贵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不贵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不贵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不贵五眼、六神通，不贵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贵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不贵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不贵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贵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不贵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贵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贵严净佛土，不贵成熟有情，不贵多见诸佛，不贵种植善根。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达一切法与虚空等，无性为性，自相皆空，不见有法可生贵重，能生、所生、生时、生处、由此而生皆不可得。所以者何？是一切法与虚空等，性相皆空，无生义故。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无上菩提作意，恒不远离大菩提心，身四威仪往来入出，举足下足心无散乱，行住坐卧进止威仪，所作事业皆住正念。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为欲利乐诸有情故，现处居家，方便善巧。虽现摄受五欲乐具，而于其中不生染著，皆为济给诸有情故，谓诸有情须食与食，须饮与饮，须衣与衣，须乘与乘，乃至一切所须之物皆济给之，令其意满。是菩萨摩诃萨自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劝他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恒正称扬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法，欢喜赞叹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者。是菩萨摩诃萨现处居家，以神通力或大愿力，摄受种种珍宝资具满赡部洲乃至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供养佛、法、僧宝，及施贫乏诸有情类。是菩萨摩诃萨虽现处居家而常修梵行，终不受用诸妙欲境。虽现摄受种种珍财，而于其中不起染著；又于摄受诸欲乐具及珍财时，终不逼迫诸有情类令生忧苦。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有执金刚药叉神王常随左右密为守护，恒作是念：‘此菩萨摩诃萨不久当证无上菩提！愿我常随，密为守护。’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吾执金刚药叉神族常随守护，时无暂舍，人非人等不能损害。诸天、魔、梵及余世间，亦无有能以法破坏所发无上正等觉心。由此因缘，是诸菩萨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意泰然，常无扰恼。是菩萨摩诃萨世间五根常无缺减，所谓眼、耳、鼻、舌、身根，出世五根亦无缺减，谓信、精进、念、定、慧根。是菩萨摩诃萨身支圆满，相好庄严，心诸功德念念增进，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常为上士，不为下士。”

具寿善现即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云何当得常为上士，不为下士？”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一切烦恼不复现前，刹那刹那善法增进，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于一切时心无散乱，是故我说此菩萨摩诃萨常为上士，不为下士。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成就无上菩提作意，恒不远离大菩提心，恒修净命，不行咒术、医药、占卜诸邪命事，不为名利咒诸鬼神，令著男女问其凶吉，亦不咒禁男女、大小、傍生、鬼等现希有事，亦不占相寿量长短、财位、男女诸善恶事，亦不悬记寒热、丰俭、吉凶、好恶惑乱有情，亦不咒禁合和汤药、左道疗疾、结好贵人，亦不为他通致使命、现亲友相徇利求名。尚不染心观视男女，戏笑与语，况有余事？亦不恭敬供养鬼神。是故我说常为上士，不为下士。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性相皆空，性相空中不见有相，不见相故远离种种邪命、咒术、医药、占相，唯求无上正等菩提，与诸有情常作饶益。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于诸世间文章技艺，虽得善巧而不爱著。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达一切法皆毕竟空，毕竟空中世间所有文章技艺皆不可得，又诸世间文章技艺，皆杂秽语邪命所摄，是故菩萨知而不为。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于诸世俗外道书论，虽亦善知而不乐著。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达一切法性相皆空，性相空中一切书论皆不可得。又诸世俗外道书论，所说理事多有增减，于菩萨道非为随顺，皆是戏论杂秽语摄，故诸菩萨知而不乐。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复有所余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汝应谛听，极善思惟！”

善现请言：“唯然！愿说！我等今者，专意乐闻。”

佛告善现：“所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通达诸法皆无所有，恒不远离大菩提心，不乐观察论说诸蕴、诸处、诸界。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蕴、处、界性相空理，已善思惟、善通达故。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众事。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一切众性相空理，已善思惟、善通达故。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王事。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住本性空，不见少法有胜有劣贵贱相故。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贼事。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住自相空，不见少法有得有失与夺相故。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军事。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住本性空，不见诸法有多有少聚散相故。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斗战。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善住诸法真如空理，不见少法有强有弱爱恚相故。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男女。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住诸法空，不见少法有好有丑爱憎相故。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聚落。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住诸法空，不见少法有增有减合离相故。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城邑。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住诸法空，不见少法有摄不摄好恶相故。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国土。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实际，不见诸法有属不属此彼相故。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相好。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安住无相，不见诸法有好有丑差别相故。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是我、是有情，乃至是知者、是见者。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住毕竟空，都不见我乃至见者若有若无差别相故。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世间如是等事，但乐观察论说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众相，能证无上大菩提故。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常不远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修行布施波罗蜜多离悭贪事，修行净戒波罗蜜多离犯戒事，修行安忍波罗蜜多离忿诤事，修行精进波罗蜜多离懈怠事，修行静虑波罗蜜多离散乱事，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离恶慧事。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虽住一切法空，而爱乐正法，不乐非法；虽住不可得空，而常称赞三宝功德。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虽行诸法真如法界一味之相，而乐称扬真如法界种种功德。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虽知诸法皆毕竟空，而爱善友，不乐恶友。言善友者，谓诸如来、应、正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若诸声闻、独觉乘等，善能教化安立有情，令趣无上正等菩提，亦名善友。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常乐亲觐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听闻正法。若闻如来、应、正等觉在余世界现说正法，即以愿力往生彼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听受正法。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若昼若夜恒不远离念佛作意，亦不远离闻法作意，由此因缘，随诸国土有佛世尊现说正法，即乘愿力往彼受生，或乘神通往彼听法。由是因缘，此诸菩萨生生之处常不离佛，恒闻正法无间无断。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恒为利乐诸有情故，虽能现起静虑、无色诸甚深定，而巧方便起欲界心，教诸有情十善业道，亦随愿力现生欲界有佛国土，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听闻正法修诸胜行。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常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常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常行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常行苦、集、灭、道圣谛，常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常行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常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常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常行殊胜诸菩萨地，常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常行五眼、六神通，常行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常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常行无忘失法、恒住舍性，常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常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常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恒于自地不起疑惑，不作是念：‘我是不退转，我非不退转。’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不见少法可于无上正等菩提说有退转、说无退转。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于自地法无惑无疑。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自地法，已善了知、善通达故。

“善现当知，如预流者住预流果，于自果法无惑无疑；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及诸如来、应、正等觉，各住自果于自果法无惑无疑；是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于自所住不退转地所摄诸法，现知现见，无惑无疑。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住此地中，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修诸功德，有魔事起即能觉知，不随魔事势力而转，善能摧灭种种魔事，令不障礙所修功德。

“善现当知，如有造作无间业者，彼无间心恒常随逐，乃至命终亦不能舍。所以者何？彼能等起无间业缠增上势力恒常随转，乃至命尽亦不能伏，设有余心不能遮礙。此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安住自地其心不动无所分别，世间天、人、阿素洛等皆不能转。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其心坚固，超诸世间天、人、魔、梵、阿素洛等，已入菩萨正性离生住不退地，已得菩萨殊胜神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从一佛国趣一佛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及佛弟子，听闻正法，于诸佛所种诸善根，请问菩萨所学法义。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安住自地，有魔事起即能觉知，终不随顺魔事而转，方便善巧集诸魔事置实际中方便除灭，于自地法无惑无疑。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皆入实际，通达实际非一非多，于实际中无所分别；以于实际无惑无疑，于自地法亦无犹豫。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设转受生，亦于实际无复退转，终不发起趣向声闻、独觉地意。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自相皆空，于此空中不见有法若生若灭、若染若净。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乃至转身，亦不疑惑当得无上正等菩提为不当得。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通达诸法自相皆空，即是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安住自地不随他缘，于自地法无能坏者。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无动无退转智，一切恶缘不能倾动。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设有恶魔作佛形像，来到其所作如是言：‘汝今应求阿罗汉果，永尽诸漏证般涅槃。汝未堪受大菩提记，亦未证得无生法忍，汝今未有不退转地诸行、状、相，如来不应授汝无上大菩提记，要有具足不退转地诸行、状、相，乃可蒙佛授与无上大菩提记。’是菩萨摩诃萨闻彼语已，心无变动，不退不没

、无惊无怖。是菩萨摩诃萨应自证知：‘我于过去诸如来所，必已受得大菩提记。所以者何？菩萨成就如是胜法，定蒙诸佛授菩提记。我已成就如是胜法，云何世尊不授我记？故我过去于如来所，定已受得大菩提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设有恶魔或魔使者作佛形像，来授菩萨声闻地记，或授菩萨独觉地记，告菩萨言：‘咄！善男子，何用无上正等菩提，生死轮回久受大苦？宜自速证无余涅槃，永离生死毕竟安乐。’是菩萨摩诃萨闻彼语已，作是念言：‘此定恶魔或魔使者诈现佛像扰乱我心，授我声闻、独觉地记，令退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定无诸佛教诸菩萨趣向声闻或独觉地，弃舍无上正等菩提。’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设有恶魔或魔使者诈现佛像，告菩萨言：‘汝所受持大乘经典非佛所说，亦非如来弟子所说，是诸恶魔或诸外道，为诳惑汝作如是说。汝今不应受持读诵。’是菩萨摩诃萨闻彼语已，作是念言：‘此定恶魔或魔眷属，令我厌舍无上菩提故，说大乘甚深经典非佛所说，亦非如来弟子所说。所以者何？离此经典能得无上正等菩提，必无是处。’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定已安住不退转地，过去诸佛久已授彼大菩提记。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具足成就不退转地诸行、状、相，若诸菩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当知已受大菩提记，必已安住不退转地，故能觉知恶魔事业。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摄护正法不惜身命，况余珍财、朋友、眷属？是菩萨摩诃萨恒作是念：‘我宁弃舍亲友、珍财及自身命，终不弃舍诸佛正法。所以者何？亲友、珍财及自身命，生生常有甚为易得；诸佛正法，百千俱胝那庾多劫乃得一遇，遇以长夜获大利乐故。我定应精勤摄护，不顾身命、亲友、珍财。’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摄护法时，应作是念：‘我今不为摄护一佛、二佛、三佛乃至百千诸佛正法，普为摄护十方三世诸佛正法令不亏损。’”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何等名为诸佛正法？是菩萨摩诃萨云何摄护不惜珍财、亲友、身命？”

佛告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为诸菩萨说诸法空，如是名为诸佛正法。有愚痴类诽谤毁訾，言此非法、非毗奈耶、非天人师所说圣教，修学此法不得无上正等菩提，不证涅槃永寂安乐。是菩萨摩诃萨摄护此法，不惜珍财、亲友、身命，常作是念：‘

如来所说一切法空，是诸有情真归依处。菩萨修学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拔诸有情生老病死，令得毕竟常乐涅槃，故我今应不惜身命、珍财、亲友摄护此法。’又作是念：‘我亦堕在未来佛数，佛已授我大菩提记。由此因缘，诸佛正法即是我法，我应摄护不惜身命、珍财、亲友。我未来世得作佛时，亦为有情宣说如是诸法空故。’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见斯义利，摄护如来所说正法，不惜身命、亲友、珍财乃至菩提，常无懈惓。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闻诸如来、应、正等觉所说正法无惑无疑，闻已受持能不忘失，乃至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已得善巧陀罗尼故。”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已得何等陀罗尼故，闻诸如来、应、正等觉所说正法无惑无疑，闻已受持常不忘失？”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已得闻持陀罗尼等方便善巧，闻诸如来、应、正等觉所说正法无惑无疑，闻已受持能不忘失，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常如现前闻佛所说。”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但闻如来、应、正等觉所说正法无惑无疑，闻已受持常不忘失？为闻菩萨、独觉、声闻、天、龙、药叉、人非人等所说正法，亦能于彼无惑无疑，闻已受持常不忘失？”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普闻一切有情言音文字义理，皆能通达无惑无疑，穷未来际常不忘失。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已得闻持陀罗尼等方便善巧，任持所说令不失故。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第三分空相品第二十一之一

尔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成就广大、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希有功德。”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已得殊胜无量无边不共声闻及独觉智，住此智中引发殊胜四无礙解；由此殊胜四无礙解，世间天、人、阿素洛等无能问难，令此菩萨智慧辩才至穷尽者。”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能如殑伽沙劫宣说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由佛所说诸行、状、相，显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成就无量殊胜功德。唯愿如来、应、正等觉，复为宣说甚深义处，令诸菩萨安住其中，能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令速圆满，能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令速圆满，能行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令速圆满，能行苦、集、灭、道圣谛令速圆满，能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令速圆满，能行四静虑、四无量、

四无色定令速圆满，能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令速圆满，能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令速圆满，能行菩萨摩诃萨地令速圆满，能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令速圆满，能行五眼、六神通令速圆满，能行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令速圆满，能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令速圆满，能行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令速圆满，能行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令速圆满，能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令速圆满。”

佛告善现：“善哉！善哉！汝今乃能为诸菩萨摩诃萨众，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义处，令诸菩萨安住其中，行诸功德令速圆满。善现当知，甚深义处，谓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离染、涅槃、真如、法界、法性、实际，如是等名甚深义处。善现当知，如是所说甚深义处种种增语，皆显涅槃为甚深义。”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为但涅槃名甚深义，为诸余法亦名甚深？”

佛告善现：“余一切法亦名甚深，所谓色蕴乃至识蕴亦名甚深，眼处乃至意处亦名甚深，色处乃至法处亦名甚深，眼界乃至意界亦名甚深，色界乃至法界亦名甚深，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名甚深，眼触乃至意触亦名甚深，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亦名甚深，地界乃至识界亦名甚深，因缘乃至增上缘亦名甚深，无明乃至老死亦名甚深，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名甚深，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名甚深，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名甚深，苦、集、灭、道圣谛亦名甚深，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亦名甚深，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名甚深，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名甚深，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名甚深，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亦名甚深，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名甚深，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名甚深，五眼、六神通亦名甚深，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名甚深，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亦名甚深，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亦名甚深，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名甚深，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名甚深，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亦名甚深，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名甚深。”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色蕴亦名甚深？云何受、想、行、识蕴亦名甚深？广说乃至云何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名甚深？云何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名甚深？”

佛告善现：“色蕴真如甚深故，色蕴亦名甚深；受、想、行、识蕴真如甚深故，受、想、行、识蕴亦名甚深；广说乃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甚深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名甚深；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甚深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名甚深。”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色蕴真如甚深？云何受、想、行、识蕴真如甚深？广说乃至云何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甚深？云何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甚深？”

佛告善现：“色蕴真如，非即色蕴，非离色蕴，是故甚深；受、想、行、识蕴真如，非即受、想、行、识蕴，非离受、想、行、识蕴，是故甚深；广说乃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非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非离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是故甚深；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非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非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是故甚深。”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世尊甚奇微妙方便，为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遮遣色蕴显示涅槃，遮遣受、想、行、识蕴显示涅槃，广说乃至遮遣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显示涅槃，遮遣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显示涅槃。世尊甚奇微妙方便，为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遮遣一切若世间法若出世间法、若共法若不共法、若有漏法若无漏法、若有诤法若无诤法、若有罪法若无罪法、若有为法若无为法显示涅槃。”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世尊甚奇微妙方便，为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遮遣色蕴显示涅槃，遮遣受、想、行、识蕴显示涅槃，广说乃至遮遣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显示涅槃，遮遣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显示涅槃。世尊甚奇微妙方便，为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遮遣一切若世间法若出世间法、若共法若不共法、若有漏法若无漏法、若有诤法若无诤法、若有罪法若无罪法、若有为法若无为法显示涅槃。

“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于如是甚深义处，依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理趣，审谛思惟、筹量观察，应作是念：‘我今应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教而住，我今应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学。’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于如是甚深义处，依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理趣，审谛思惟、筹量观察，如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教而住，如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学。是菩萨摩诃萨由能如是精勤修学，依深般若波罗蜜多起一念心，尚能摄受无量无数无边善根，超无量劫生死流转，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况能无间常修般若波罗蜜多，恒住菩提相应作意！

“如耽欲人与端正女，更相爱染共为期契，彼女限礙不获赴期，此人欲心炽盛流注。善现，于意云何？其人欲心于何处转？”

“世尊，此人欲心于女处转，谓作是念：‘彼何当来，共会于此，欢娱戏乐？’”

“善现，于意云何？其人昼夜几欲念生？”

“世尊，此人昼夜欲念甚多。”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起一念心，如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学，所超生死流转劫数，与耽欲人经一昼夜所起欲念，其数量等。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随依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思惟修学，随能解脱能礙无上正等菩提所有过失。是故

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所获功德，若此功德有形礙者，殑伽沙等三千大千诸佛世界不能容受。假使充满如殑伽沙三千大千佛之世界诸余功德比此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邬波尼杀昙分亦不及一。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一十六 第三分空相品第二十一之二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设经殑伽沙等大劫，布施三宝，所谓佛宝、法宝、僧宝。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获福多不？”

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其福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计。”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经一昼夜如说而学，所获功德甚多于彼无量无边。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摩诃萨乘，诸菩萨摩诃萨乘此乘故，速到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设经殑伽沙等大劫，供养预流、一来、不还、应供、独觉、菩萨、如来。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由是因缘获福多不？”

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其福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计。”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经一昼夜如说而学，所获功德甚多于彼无量无边。何以故？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超诸声闻、独觉等地，速入菩萨正性离生，复渐修行诸菩萨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设经殑伽沙等大劫，精勤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获福多不？”

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其福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计。”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精勤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所获功德甚多于彼无量无边。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摩诃萨母。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菩萨摩诃萨众

，一切菩萨摩诃萨众依深般若波罗蜜多，速能圆满一切佛法。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设经殑伽沙等大劫，以法布施一切有情。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获福多不？”

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其福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计。”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以法布施一切有情，所获功德甚多于彼无量无边。何以故？若菩萨摩诃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远离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不离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不远离一切智智。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常应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设经殑伽沙等大劫，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安住苦、集、灭、道圣谛，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修行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修行五眼、六神通，修行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修行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修行诸余无边佛法。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获福多不？”

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其福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计。”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所获功德甚多于彼无量无边。何以故？若菩萨摩诃萨不离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智智有退转者，无有是处。若菩萨摩诃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智智有退转者，斯有是处。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常应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设经殑伽沙等大劫，修行种种财施、法施，住空闲处系念思惟元所修行种种福业，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获福多不？”

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其福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计。”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修行种种财施、法施，住空闲处系念思惟先所修行种种福业，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

正等菩提，所获功德甚多于彼无量无边。何以故？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起回向，当知是为无上回向。离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起回向，当知是为有上回向。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常应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所修行种种福业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设经殑伽沙等大劫，普缘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诸弟子功德善根，和合称量现前随喜，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获福多不？”

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其福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计。”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普缘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诸弟子功德善根，和合称量现前随喜，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所获功德甚多于彼无量无边。何以故？一切随喜回向功德善根，皆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为上首。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常应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诸善根随喜回向所求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如佛所说，诸行皆是分别所作，从妄想生都非实有。以何因缘，此诸菩萨摩诃萨等获福无量无数无边？世尊，分别所作种种福业，应不能起世间正见，不能趣入正性离生，亦应不能得预流果乃至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然诸菩萨摩诃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知一切种分别所作空无所有、虚妄不实。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善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如是种种空已，如如观察分别所作空无所有、虚妄不实，如是如是能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如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如是获福无量无数无边；由此因缘，能起正见，亦能趣入正性离生，乃至能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所说无量、无数、无边有何差别？”

佛告善现：“言无量者，量不可得，不可量在过去、未来、现在法中故名无量。言无数者，数不可得，不可数在一切有为、无为界中故名无数。言无边者，边不可得，不可测度彼法边际故名无边。”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颇有因缘，色亦无量无数无边，受、想、行、识亦无量无数无边不？”

佛告善现：“有因缘故，色亦无量无数无边，受、想、行、识亦无量无数无边。”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何因缘故，色亦无量无数无边，受、想、行、识亦无量无数无边？”

佛告善现：“色性空故说为无量无数无边，受、想、行、识性空故说为无量无数无边。”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为但色性空，受、想、行、识性空，为一切法皆性空耶？”

佛告善现：“我先岂不说一切法皆空？”

善现答言：“佛虽常说诸法皆空，而诸有情不知、见、觉，故我今者复作是问。世尊，诸法性空即是无尽，亦是无量，亦是无数，亦是无边。世尊，诸法空中尽不可得，量不可得，数不可得，边不可得。由此因缘，无尽、无量、无数、无边，若义若文俱无差别。”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无尽、无量、无数、无边，若义若文俱无差别，皆共显了诸法空故。善现当知，诸法空理皆不可说，如来方便说为无尽，或说无量，或说无数，或说无边，或说为空，或说无相，或说无愿，或说无作，或说无为，或说无生，或说无灭，或说离染，或说永灭，或说涅槃，或说真如，或说实际，诸如是等实义无异，皆是如来方便演说。”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世尊，甚奇方便善巧诸法实性不可宣说，而为有情方便显示。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诸法实性皆不可说。”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诸法实性皆不可说。所以者何？一切法性皆毕竟空，无能宣说毕竟空者。”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不可说义有增减不？”

佛告善现：“不可说义无增无减。”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不可说义无增无减者，则应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增减，则应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亦无增减，则应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无增减，则应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无增减，则应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无增减，则应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无增减，则应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无增减，则应五眼、六神通亦无增减，则应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无增减，则应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亦无增减，则应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无增减，则应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增减。

“世尊，若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不增减，则应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无所有。若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无所有，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

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证得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不可说义无增无减，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无增减。不可说义无所有，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无所有。然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不作是念：‘我于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若增若减。’但作是念：‘唯有名想谓为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时，持此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俱行作意，并依此起心及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佛无上正等菩提微妙甚深而起回向，由此回向巧方便力证得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善现即白佛言：“何谓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诸法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何谓诸法真如，而说为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色蕴乃至识蕴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眼处乃至意处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色处乃至法处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眼界乃至意界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色界乃至法界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眼触乃至意触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地界乃至识界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因缘乃至增上缘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无明乃至老死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苦、集、灭、道圣谛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八解脱乃至十遍处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净观地乃至如来地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极喜地乃至法云地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五眼、六神通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三十二相、八十随好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无忘失法、恒住舍性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生死、涅槃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诸法真如无增减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无增减。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常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恒乐安住诸法真如，都不见法有增有减，由此因缘不可说义无增无减，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无增减。不可说义无所有，布施波

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无所有。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依止无增减、无所有为方便，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由此为门集诸功德至圆满位，便证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为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为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世尊，是菩萨摩诃萨若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初心起时后心未起，无和合义。若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后心起时前心已灭，无和合义。如是前后心、心所法，进退推征无和合义，如何可得积集善根？若诸善根不可积集，云何菩萨善根圆满，证得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吾当为汝略说譬喻，令汝于义易得解了，诸有智者于所说义闻其譬喻便得悟解。善现，于意云何？如然灯时，为初焰能焦炷？为后焰能焦炷？”

善现答言：“如我意解，非初焰能焦炷，亦不离初焰；非后焰能焦炷，亦不离后焰。”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炷为焦不？”

善现答言：“世间现见其炷实焦。”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亦复如是，非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亦不离初心；非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亦不离后心，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令诸善根生长圆满，证得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至最后心十地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修学何等十地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令其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亦学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令其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如是十地至圆满位，得菩提时，非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亦不离初心；非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亦不离后心，而诸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如是十地至圆满位，便证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即白佛言：“如来所说缘起理趣，最为微妙极为甚深，谓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学十地，得菩提时，非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亦不离初心；非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亦不离后心，而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至最后心十地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心灭已，更可生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是心已灭，不可更生。”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心已生，有灭法不？”

善现答言：“如是，世尊，若心已生，定有灭法。”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有灭法心非当灭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有灭法心决定当灭。”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心住为如心真如不？”

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心真如，心住亦尔。”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心住如真如，是心为如真如、实际性常住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是心非如真如、实际其性常住。”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诸法真如极甚深不？”

善现答言：“如是，世尊，诸法真如极为甚深。”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即真如是心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离真如有心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即心是真如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离心有真如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真如为能见真如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善现答言：“如是，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为行何处？”

善现答言：“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都无行处。所以者何？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住真如中，无心现行，无现行处。何以故？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住真如中，都无现行、现行时、处、现行者故。”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何所行？”

善现答言：“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胜义谛，此中二种现行无故。”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虽不取相而行相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胜义谛中为破相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胜义谛中破相想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云何不破相亦不破相想？”

善现答言：“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作是念：‘我当破相及破相想。’亦不作是念：‘我当破无相及破无相想。’所以者何？于一切种无分别故。

“复次，世尊，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虽能如是离诸分别，而未圆满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及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胜功德故，未得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世尊，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最胜方便善巧，由此最胜方便善巧，于一切法不取不破。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了一切法自相空故。

“复次，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住一切法自相空中，为欲成熟诸有情故入三等持，用三等持方便成熟诸有情类。”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尔时，善现即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云何入此三种等持，方便成熟诸有情类？”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住空等持，见诸有情虚妄分别我、我所者，以方便力教令安住空三摩地。是菩萨摩诃萨住无相等持，见诸有情虚妄分别诸法相者，以方便力教令安住无相三摩地。是菩萨摩诃萨住无愿等持，见诸有情虚妄分别多愿乐者，以方便力

教令安住无愿三摩地。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善巧入三等持，方便成熟诸有情类，令所随宜获大饶益。”

尔时，舍利子问具寿善现言：“若菩萨摩诃萨梦中入此三种等持，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有增益不？”

善现答言：“若菩萨摩诃萨觉时入此三种等持，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有增益者，彼梦中入亦有增益。所以者何？觉与梦中，无差别故。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觉时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既名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梦中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名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三种等持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为增益亦应如是。”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诸菩萨摩诃萨梦中造业，为有增益或损减不？佛说诸法虚妄不实如梦所造，云何彼业能有增益或复损减。所以者何？非于梦中所造诸业能有增益或能损减，要至觉时忆想分别梦中所造，乃有增益或有损减。”

善现答言：“诸有觉时断他命已，后于梦中忆想分别深自庆快；或复有人梦断他命，谓在觉时生大欢喜。如是二业，于意云何？”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无所缘事，若思、若业俱不得生；要有所缘，思、业方起。梦中思、业，缘何而生？”

善现答言：“如是，如是，若梦、若觉，无所缘事，思、业不生；要有所缘，思、业方起。何以故？舍利子，要于见闻觉知法中有觉慧转，由斯起染或复起净；若无见闻觉知，诸法无觉慧转，亦无染净。由此故知，若梦、若觉，有所缘事，思、业乃生；无所缘事，思、业不起。”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佛说思、业皆离自性，如何可言若思、若业有所缘起，无便不生？”

善现答言：“虽诸思、业及所缘事自性皆空，而由自心取相分别，故说思、业有所缘生；若无所缘，思、业不起。”

时，舍利子谓善现言：“若菩萨摩诃萨梦中修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持此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为实回向大菩提不？”

善现报言：“慈氏菩萨久已受得无上菩提不退转记，一生所系定当作佛，善能酬答一切难问，现在此会，宜请问之。补处慈尊，定当为答。”

时，舍利子如善现言，恭敬请问慈氏菩萨。

时，慈氏菩萨诘舍利子言：“谓何等名慈氏能答？为色蕴耶？为受、想、行、识蕴耶？为色蕴空耶？为受、想、行、识蕴空耶？为色蕴真如耶？为受、想、行、识蕴真如耶？且色蕴不能答，受、想、行、识蕴亦不能答；色蕴空不能答，受、想、行、识蕴空亦不能答；色蕴真如不能答，受、想、行、识蕴真如亦不能答。所以者何？我都不见有法能答、有法所答，答处、答时及由此答亦皆不见。我都不见有法能记、有法所记，记处、记时及由此记亦皆不见。何以故？舍利子，以一切法本性皆空，都无所有，无二无别，毕竟推征不可得故。”

尔时，舍利子复问慈氏菩萨摩诃萨言：“仁者所说法为如所证不？”

慈氏菩萨摩诃萨言：“我所说法非如所证。所以者何？我所证法不可说故。”

尔时，具寿善现白舍利子言：“慈氏菩萨觉慧深广，修一切种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久已成满，用无所得而为方便，于所问难能如是答。”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于意云何？汝由是法成阿罗汉，为见此法是可说不？”

舍利子言：“不也，世尊。”

佛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证法性亦复如是不可宣说。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不作是念：‘我由此法于佛无上正等菩提已得受记、今得受记、当得受记。’不作是念：‘我由此法当证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生疑惑：‘我于无上正等菩提为得、不得？’但作是念：‘我于无上正等菩提决定当得。’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闻甚深法，不惊、不恐、不怖、不畏、不沉、不没，于得无上正等菩提亦无怖畏，决定自知：‘我当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

尔时，佛告具寿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见诸有情饥渴所逼，衣服弊坏，卧具乏少，所欲资财皆不如意。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济拔如是诸有情类，令离悭贪，资缘无乏？’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资具乏少诸有情类，一切皆如六欲天众，受用种种上妙乐具，而于其中无所染著。’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布施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净戒波罗蜜多，见诸有情烦恼炽盛，更相杀害乃至邪见，由此因缘短寿多病，颜容憔悴无有威德，资财匮乏生下贱家，支体缺减众事鄙秽。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济拔如是诸有情类，令其远离诸恶业果？’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净戒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

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众恶业果，一切有情皆行十善，受长寿等诸胜果报。’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净戒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安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更相忿恚，口出矛槊毁骂凌辱，以刀杖等互相残害，乃至断命恶心不舍。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济拔如是诸有情类，令其远离如是诸恶？’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烦恼恶业诸有情类，一切有情展转相视如父如母，亲友眷属，不相乖违，慈心相向互为利乐。’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安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行精进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懒惰懈怠，不勤精进，弃舍三乘，亦不修行人天善业。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济拔如是诸有情类，令其远离懒惰懈怠？’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懒惰懈怠诸有情类，一切有情精进勇猛，勤修善趣及三乘因，生天、人中速证解脱。’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精进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行静虑波罗蜜多，见诸有情，五盖所覆，远离静虑、无量、无色，散乱放逸不修诸善。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济拔如是诸有情类，令其远离诸盖散动？’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静虑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五盖散动诸有情类，一切有情自在入出静虑、无量、无色胜定。’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静虑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愚痴恶慧，于世、出世正见俱失，拨无善恶业及业果，执断、执常、执一、执异、俱、不俱等种种邪法。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济拔如是诸有情类，令其远离恶见邪执？’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恶行邪执诸有情类，一切有情成就正见，种种妙慧具足庄严。’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三聚差别：一、正定聚；二、邪定聚；三、不定聚。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

离邪定及不定聚？’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得无邪定及不定聚诸有情类，亦无如是二聚名声，一切有情皆住正定。’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堕三恶趣受种种苦，所谓地狱、傍生、鬼界。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令其永离三恶趣苦？’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得无地狱、傍生、鬼界，亦无如是恶趣名声，一切有情皆善趣摄。’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一十七 第三分空相品第二十一之三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由恶业障，所居大地高下不平，堆阜沟坑，秽草株杌，毒刺荆棘，不净充满。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永灭除诸恶业障，所居之处地平如掌，无诸秽草株杌等事？’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得无如是诸杂秽业，所感大地有情居处，其地平坦，园林、池沼、诸妙香花间杂庄严甚可爱乐。’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薄福德故，所居大地无诸珍宝，唯有种种土石瓦砾。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济拔如是多罪少福诸有情类，令所居处丰饶珍宝？’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得无如是多罪少福诸有情类，金沙布地，处处皆有吠琉璃等众妙珍奇，虽恒受用而无染著。’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多所摄受深生爱著，发起种种恶不善业。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济拔如是多所摄受、深生爱著诸有情类，令其永离摄受爱著及所发起诸不善业？’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得无如是多所摄受、深生爱著、造诸恶业诸有情类，一切有情于色声等无所摄受，于诸资具不生爱著。’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有四色类贵贱差别，谓刹帝利至戍达罗。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无如是贵贱差别？’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得无如是四种色类贵贱差别，一切有情同一色类，皆悉尊贵人趣所摄。’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有下、中、上家族差别。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无如是下、中、上品家族差别？’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得无如是下、中、上品家族差别，一切有情皆同上品。’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端正丑陋形色差别。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无如是端正丑陋形色差别？’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得无如是端正丑陋形色差别诸有情类，一切有情皆真金色，端严殊妙，众所乐观，成就最胜圆满净色。’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系属主宰，诸有所作不得自在。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得自在？’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诸有情类得无主宰，诸有所作皆得自在，乃至不见主宰形像，亦复不闻主宰名字，唯有如来、应、正等觉，以法统摄名为法王。’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有地狱等诸趣差别。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无诸趣善恶差别？’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得无诸趣善恶差别，乃至无有诸恶趣名，一切有情皆同一类等修一业，谓皆和合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安住苦、集、灭、道圣谛，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修行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修行菩萨

摩诃萨地，修行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修行五眼、六神通，修行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修行诸相随好之因，修行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修行菩萨摩诃萨行及佛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四生差别。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无如是四生差别？’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得无如是四生差别，诸有情类同受化生。’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无五通慧，诸有所作不得自在。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皆令获得五神通慧？’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诸有情类，皆具成就五胜神通。’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受用段食，身有种种大小便利，脓血臭秽深可厌舍。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其身中无此秽恶？’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诸有情类，唯同受用妙法喜食，其身香洁无诸便秽。’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身光匮乏，诸有所作须求灯炬。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离如是阙光明身？’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诸有情类，身具光明不假外照。’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所居之土，有昼、有夜、有月、半月，时节岁数转变非恒。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所居处无昼夜等时节变易？’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得无昼夜、月半月等时节及名。’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寿量短促。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离如是寿量短促？’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诸有情类，寿量长远劫数难知。’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身无相好。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得相好？’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诸有情类，具三十二大士夫相，八十随好圆满庄严，有情见之生净胜喜。’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有情类阙诸善根。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具善根？’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诸有情类，一切成就净胜善根，由此善根能办种种上妙供具供养诸佛，乘斯福力随所生处，复能供养诸佛世尊。’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具身心病。身病有四，谓风、热、痰及诸杂病。心病亦四，谓贪、嗔、痴及慢等病。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身心病苦诸有情类？’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得无如是身心病苦诸有情类，乃至无有身心病名。’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种种意乐三乘差别。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意乐狭劣诸有情类，令其弃舍二乘意乐，唯令趣向无上大乘？’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诸有情类，唯求无上正等菩提，不乐声闻、独觉乘果，乃至无有二乘之名。’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怀增上慢，未舍谓舍，未得谓得。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其弃舍增上慢结？’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

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得无如是增上慢者，一切有情如实知见所舍所得。’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多生执著，谓执著色蕴，执著受、想、行、识蕴，广说乃至执著菩萨摩诃萨行，执著无上正等菩提。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离执著？’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佛土中诸有情类，无如是等种种执著。’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有如来、应、正等觉寿量、光明、弟子众数皆有分限。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云何得寿量光明、弟子众数皆无分限？’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我时所有寿量、光明、弟子众数，皆无分限。’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有如来、应、正等觉所居之土周圆有量。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得所居土周圆无量安隐丰乐？’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十方各如殑伽沙界合为一土，安隐丰乐，我住其中，说法教化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生死际前后长远，诸有情界其数无边。见此事已，作是思惟：‘生死边际及有情界皆如虚空，虽无真实流转生死及解脱者，而诸有情虚妄执著，轮回生死受苦无穷。我当云何方便济拔？’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为诸有情说微妙法，皆令解脱生死大苦，亦令证知生死解脱都无所有皆毕竟空。’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近能证得一切智智。”

第三分殑伽天品第二十二

尔时，会中有一天女名殑伽天，从座而起，稽首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能圆满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及能

摄受如今世尊为诸大众所说佛土。”

时，殑伽天作是语已，即取种种金花、银花、水陆生花诸庄严具，及持金色天衣一双，恭敬至诚奉散佛上。佛神力故，上涌空中宛转右旋，于佛顶上变成四柱四角宝台，绮饰庄严甚可爱乐。于是天女持此宝台，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如来知彼天女志意深远，即便微笑。诸佛法尔，若微笑时，种种色光从面门出。今佛亦尔，从其面门放种种光，青黄赤白红紫碧绿，遍照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世界，还来此土现大神变，入佛顶中。

时，阿难陀见闻是已，从座而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何因何缘现此微笑？佛现微笑，非无因缘。”

尔时，世尊告庆喜曰：“今此天女，于未来世当成如来、应、正等觉，广说乃至佛薄伽梵，劫名星喻，佛号金花。庆喜当知，今此天女，即是最后所受女身，舍此身已便受男身，尽未来际不复为女。从此殁已，生于东方不动如来、应、正等觉甚可爱乐佛世界中，于彼佛所勤修梵行。此女彼界便字金花，修诸菩萨摩诃萨行。庆喜当知，金花菩萨从不动佛世界殁已复生他方，从一佛国趣一佛国，生生之处常不离佛。如转轮王，从一宝殿趣一宝殿欢娱受乐，乃至命终足不履地；金花菩萨亦复如是，从一佛土往一佛土，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于生生处常见诸佛，恒闻正法修菩萨行。”

时，阿难陀窃作是念：“金花菩萨当作佛时，亦应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彼会菩萨摩诃萨众，其数多少，应如今佛菩萨众会。”

佛知其念，告庆喜言：“如是，如是，如汝所念。金花菩萨当作佛时，亦为众会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彼会菩萨摩诃萨众，其数多少，亦如今佛菩萨众会。庆喜当知，金花菩萨当作佛时，出家弟子其数甚多不可称计，谓不可数若百、若千、若俱胝等，但可总说无量无边。庆喜当知，金花菩萨当作佛时，其土无有种种过患，如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我所宣说。”

尔时，庆喜复白佛言：“今此天女，先于何佛已发无上正等觉心，种诸善根回向发愿，今得遇佛供养恭敬，便得受于不退转记？”

佛告庆喜：“今此天女，于然灯佛已发无上正等觉心，种诸善根回向发愿，故今遇我供养恭敬，便得受于不退转记。庆喜当知，我于过去然灯佛所，以五茎花奉散彼佛回向发愿，然灯如来、应、正等觉知我根熟，与我授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曰能寂，界名堪忍，劫号为贤。’天女尔时闻佛授我大菩提记，欢喜踊跃，即以金花奉散佛上，便发无上正等觉心，种诸善根回向发愿：‘使我来世于此菩萨当作佛时，亦如今佛现

前授我大菩提记。’故我今者与彼授记。”

尔时，庆喜闻佛所说，欢喜踊跃，复白佛言：“今此天女，久发无上正等觉心，种诸善根、回向发愿今得成熟，是故如来、应、正等觉授与彼记。”

佛告庆喜：“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彼善根熟，我与授记。”

第三分巧便品第二十三之一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云何习空、无相、无愿三摩地？云何入空、无相、无愿三摩地？云何习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云何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云何习余菩提分法？云何修余菩萨分法？”

佛告善现：“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应观色蕴乃至识蕴空，应观眼处乃至意处空，应观色处乃至法处空，应观眼界乃至意界空，应观色界乃至法界空，应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空，应观眼触乃至意触空，应观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空，应观地界乃至识界空，应观因缘乃至增上缘空，应观无明乃至老死空，应观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空，应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空，应观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空，应观苦、集、灭、道圣谛空，应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空，应观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空，应观八解脱乃至十遍处空，应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空，应观净观地乃至如来地空，应观极喜地乃至法云地空，应观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空，应观五眼、六神通空，应观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空，应观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空，应观三十二相、八十随好空，应观无忘失法、恒住舍性空，应观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空，应观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空，应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空，应观有漏、无漏法空，应观世间、出世间法空，应观有为、无为法空，应观过去、未来、现在法空，应观善、不善、无记法空，应观欲界、色界、无色界法空。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作此观时不令心乱，若心不乱则不见法，若不见法则不作证。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善学诸法自相皆空，无法可增、无法可减，故于诸法不见不证。何以故？于一切法胜义谛中，能证、所证、证处、证时及由此证，若总若别，皆不可得、不可见故。”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如世尊说，诸菩萨摩诃萨应观法空而不作证，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观法空而不作证？”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观法空时，先作是念：‘我应观法诸相皆空，不应作证。我为学故观诸法空，不为证故观诸法空，今是学时，非为证时。’是菩萨摩诃萨未入定时，系心于境，非入定位系心于境。是菩萨摩诃萨于如是时，不退一切菩提分法不证

漏尽。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广大智慧，善住法空及一切种菩提分法，恒作是念：‘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常作是念：‘我于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苦、集、灭、道圣谛，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五眼、六神通，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今为学一切智智，应学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皆令善巧不应作证。’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应习空、无相、无愿三摩地，应住空、无相、无愿三摩地，应修空、无相、无愿三摩地，而于实际不应作证；应习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应住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应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而于实际不应作证；应习诸余菩提分法，应住诸余菩提分法，应修诸余菩提分法，而于实际不应作证。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虽习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住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而不证预流果，乃至不证独觉菩提；虽习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亦住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亦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而不证预流果，乃至不证独觉菩提；虽习诸余菩提分法，亦住诸余菩提分法，亦修诸余菩提分法，而不证预流果，乃至不证独觉菩提。由此因缘，是菩萨摩诃萨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譬如壮士形貌端严，威猛勇健，见者欢喜，具胜圆满清净眷属，于诸兵法学至究竟，善持器仗，安固不动，六十四能、十八明处、一切伎术无不善巧，众人钦仰悉皆敬伏，善事业故功少利多，由此诸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时暂舍。彼于尔时倍增喜跃，对诸眷属而自庆慰。有因缘故，将其父母妻子眷属发趣他方。中路经过险难旷野，其间多有恶兽、劫贼、怨家潜伏诸怖畏事，眷属小大无不惊惶。其人自恃多诸伎术、威猛勇健，身意泰然，安慰父母并诸眷属：‘勿有忧惧，必令无苦！’彼人于是以善巧术，将诸眷属至安隐处，既免危难，欢娱受乐。然彼壮士于旷野中，恶兽、怨贼无

加害意。所以者何？自恃威猛，具诸伎术，无所畏故。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愍生死苦诸有情类，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普缘有情起四无量，住四无量俱行之心，勤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令速圆满。是菩萨摩诃萨于此六种波罗蜜多未圆满位，为欲修学一切智智不证漏尽。虽住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然不随其势力而转，亦不为彼障所牵夺，于解脱门亦不作证；由不证故不堕声闻及独觉地，必趣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如金翅鸟飞腾虚空，自在翱翔久不堕落，虽依空戏而不据空，亦不为空之所拘碍。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虽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数习、住、修，而于其中能不作证，由不证故不堕声闻及独觉地；修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及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佛法若未圆满，终不依空、无相、无愿而证漏尽。

“善现当知，譬如壮夫善闲射术，欲显己伎仰射虚空，为令空中箭不堕地，复以后箭射前箭筈，如是展转经于多时，箭箭相承不令其堕。若欲令堕，便止后箭，尔时诸箭方顿堕落。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因行善根未皆成熟，终不中道证于实际。若得无上正等菩提，因行善根一切成熟，尔时菩萨方证实际，便得无上正等菩提。

“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皆应如是审谛观察，如先所说诸法实相，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而趣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甚为希有，能为难事！虽常修学诸法实相，虽常修学真如、法界、法性乃至不思议界，虽常修学内空、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虽常修学苦、集、灭、道圣谛，虽常修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虽常修学三解脱门及余一切菩提分法，而于中道不堕声闻及独觉地，退失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于诸有情誓不弃舍，谓作是愿：‘若诸有情未得解脱生老病死，我终不舍加行善根。’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愿力殊胜，常作是念：‘一切有情若未解脱，我终不舍。’由起如是广大心故，于其中路必不退落。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恒作是念：‘我不应舍一切有情，必令解脱。然诸有情行不正法，我为度彼，应数引发寂静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虽数引发而不取证。’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殊胜方便善巧，虽数现起三解脱门，乃至未得一切智智，而于中间不证实际。

“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于甚深处常乐观察，谓乐观察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亦乐观察四念

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及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等皆自相空。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作此观已，起如是念：‘诸有情类由恶友力，起我想执，广说乃至见者想执；由此想执行有所得，轮回生死受种种苦。为断有情如是想执，应趣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深妙法，令断想执离生死苦。’

“是菩萨摩诃萨尔时虽学三解脱门，而不依此证于实际；以于实际不趣证故，不堕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由如是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成就善根不证实际。虽于实际未即作证，而不退失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不退失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亦不退失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不退失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不退失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不退失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不退失苦、集、灭、道圣谛，亦不退失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不退失诸菩萨地，亦不退失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不退失五眼、六神通，亦不退失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不退失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亦不退失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不退失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退失诸余无量无边佛法。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尔时成就一切菩提分法，乃至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于诸功德终不衰减。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刹那刹那白法增长，诸根猛利，一切声闻及独觉等所不能及。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恒作是念：‘诸有情类于长夜中，其心常行四种颠倒，谓常想倒、心倒、见倒，若乐想倒、心倒、见倒，若我想倒、心倒、见倒，若净想倒、心倒、见倒。我为如是诸有情故，应趣无上正等菩提，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为诸有情说无倒法，谓说生死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唯有涅槃微妙寂静，具足种种常、乐、我、净真实功德。’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此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若未圆满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及余无量无边佛法，终不证入诸佛胜定。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尔时，虽学三解脱门入出自在，而于实际未即作证，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因行功德未善圆满，不证实际及余功德；若得无上正等觉时，乃可证得。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尔时，虽于诸余功德修未圆满，而于无愿三摩地门修已圆满。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一十八 第三分巧便品第二十三之二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恒作是念：‘诸有情类于长夜中行有所得，谓执有我乃至见者，或执有色蕴乃至识蕴，或执有眼处乃至意处，或执有色处乃至法处，或执有

眼界乃至意界，或执有色界乃至法界，或执有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或执有眼触乃至意触，或执有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或执有地界乃至识界，或执有因缘乃至增上缘，或执有无明乃至老死，或执有十善业道，或执有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或执有四摄事，或执有余诸胜善法。我为如是诸有情故，应趣无上正等菩提，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令诸有情永断如是有所得执。’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此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若未圆满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及余无量无边佛法，终不证入诸佛胜定。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尔时虽学三解脱门入出自在，而于实际未即作证，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因行功德未善圆满，不证实际及余功德；若得无上正等菩提，乃至证得。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尔时虽于诸余功德修未圆满，而但于空三摩地门修已圆满。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恒作是念：‘诸有情类于长夜中常行诸相，谓执男相，或执女相，或执色相，或执声相，或执香相，或执味相，或执触相，或执法相，或执诸余我相、法相。我为如是诸有情故，应趣无上正等菩提，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令诸有情永断如是种种相执。’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此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若未圆满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及余无量无边佛法，终不证入诸佛胜定。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尔时虽学三解脱门入出自在，而于实际未即作证，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因行功德未善圆满不证实际及余功德，若得无上正等觉时乃可证得。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尔时虽于诸余功德修未圆满，而于无相三摩地门修已圆满。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已善修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已善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已善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已善安住苦、集、灭、道圣谛，已善修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已善修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已善修学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已善修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已善修学诸菩萨地，已善修学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已善修学五眼、六神通，已善修学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已善修学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已善修学无忘失法、恒住舍性及余无量无边佛法。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殊胜智见，若于生死发起乐想，或说有乐，或于三界安住执著，无有是处。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已善修行菩提分法，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诸弟子法，应试问：‘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云何修行菩提分法而不证空、无相、无愿、无生、无灭、无作、无为、无性、实际，由不证故不得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而勤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无所执？’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得

此问时，若作是答：‘诸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但应思惟空、无相、无愿、无生、无灭、无作、无为、无性、实际及余一切菩提分法，不应修学。’是菩萨摩诃萨未蒙如来、应、正等觉授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未能开示、记莂、显了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修学法相。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得此问时，若作是答：‘诸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正思惟空、无相、无愿、无生、无灭、无作、无为、无性、实际及余一切菩提分法，亦应方便如先所说善巧修学而不作证。’是菩萨摩诃萨已蒙如来、应、正等觉授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已能开示、记莂、显了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修学法相。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未能开示、记莂、显了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修学法相，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未善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及余一切菩提分法，未入薄地，未如其余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开示、记莂、显了安住不退转相。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已能开示、记莂、显了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修学法相，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已善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及余一切菩提分法，已入薄地，已如其余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开示、记莂、显了安住不退转相。”

具寿善现白言：“世尊，颇有未得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能作如是如实答不？”

佛告善现：“有菩萨摩诃萨虽未得不退转，而能于此作如实答。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虽未得不退转，而能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及余一切菩提分法，已得成熟，觉慧猛利，若闻不闻能如实答如不退地菩萨摩诃萨。”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多有菩萨摩诃萨求学无上正等菩提，少有能如实答如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已善修治地，未善修治地而安住故。”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少有菩萨摩诃萨得受如是不退转地殊胜慧记，若有得受如是记者，皆能于此作如实答。善现，若能于此如实答者，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已种善根最极明利，所修智慧其量深广，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不能引夺令其破坏，必得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乃至梦中，亦不爱乐称赞声闻、独觉地法，于三界法亦不起心爱乐称赞，常观诸法如梦、如响广说乃至如寻香城，虽如是观察而不证实际，当知是菩萨有不退转相。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梦见如来、应、正等觉，有无数量百千俱胝那庾多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既闻法已善解义趣，解义趣已精进修行，法随法行入三摩地起随法行，当知是菩萨有不退转相。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梦见如来、应、正等觉，具三十二大士夫相、八十随好圆满庄严，常光一寻周匝照曜，与无量众涌在虚空，现大神通说正法要，化作化士令往他方无边佛土施作佛事，当知是菩萨有不退转相。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梦见狂贼破坏村城，或见火起焚烧聚落，或见师子、虎、狼、猛兽、毒蛇、恶蝎欲来害身，或见怨家欲斩其首，或见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亲友临当命终，或见自身寒热饥渴及余苦事之所逼恼，见如是等可怖畏事，不惊不惧亦不忧恼，从梦觉已即能思惟：‘三界非真，皆如梦见！我得无上正等觉时，当为有情说三界法，一切虚妄皆如梦境。’当知是菩萨有不退转相。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乃至梦中见有地狱、傍生、鬼界诸有情类，便作是念：‘我当精勤修诸菩萨摩诃萨行，速趣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地狱、傍生、鬼界恶趣及名。’从梦觉已亦作是念。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当作佛时，所居佛土定无恶趣。所以者何？若梦、若觉，诸法无二、无二分故，当知是菩萨有不退转相。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梦中见火烧地狱等诸有情类，或复见烧城邑聚落，便发誓愿：‘我若已受不退转记，当证无上正等菩提，愿此大火即时顿灭变为清凉。’若此菩萨作是愿已，梦中见火即时顿灭，当知已得不退转记。若此菩萨作是愿已，梦中见火不即顿灭，当知未得不退转记。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觉时现见大火卒起，烧诸城邑或烧聚落，便作是念：‘我在梦中或在觉位，曾见自有不退转地诸行、状、相，未审虚实。若我所见是实有者，愿此大火即时顿灭变为清凉。’若此菩萨作是誓愿发诚谛言，尔时大火即为顿灭，当知已得不退转记。若此菩萨作是誓愿发诚谛言，火不顿灭，当知未得不退转记。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觉时见火烧诸城邑或烧聚落，便作是念：‘我在梦中或在觉位，曾见自有不退转地诸行、状、相。若我所见定是实有，必证无上正等菩提，愿此大火即时顿灭变为清凉。’是菩萨摩诃萨发此誓愿诚谛言已，尔时大火不为顿灭，然烧一家越置一家复烧一家，或烧一巷越置一巷复烧一巷，如是展转其火乃灭。是菩萨摩诃萨应自了知决定已得不退转记。然被烧者，由彼有情造作增长坏正法业，彼由此业先堕恶趣，无量劫中受正苦果，今生人趣受彼余殃，或由此业当堕恶趣，经无量劫受正苦果，今在人趣先现少殃。

“复次，善现，依前所说种种因缘，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复有成就余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汝应谛听，极善思惟！”

善现答言：“唯然！愿说！”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见有男子或有女人，现为非人之所魅著，受诸苦恼不能远离，便作是念：‘若诸如来、应、正等觉知我已得清净意乐，授我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若我久发清净作意求证无上正等菩提，远离声闻、独觉作意，不以声闻、独觉作意求证无上正等菩提。若我当来必得无上正等菩提，穷未来际利益安乐诸有情类。若十方界现在实有无量如来、应、正等觉说微妙法利乐有情，彼诸如来、应、正等觉无所不见、无所不知、无所不解、无所不证，现知、见、觉一切有情意乐差别，愿垂照察我心所念及诚谛言：“若我实能修菩萨行，必获无上正等菩提，救拔有情生死苦者，愿是男子或此女人，不为非人之所扰恼，彼随我语即当舍去。”’是菩萨摩诃萨作此语时，若彼非人不为去者，当知未得不退转记。是菩萨摩诃萨作此语时，若彼非人即为去者，当知已得不退转记。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未善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未善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未善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未善安住，苦、集、灭、道圣谛，未善修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未善修学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未善修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未善修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未善修学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未入菩萨正性离生，未具修行一切佛法，远离菩萨方便善巧，未免恶魔之所恼乱，于诸魔事未能觉知，不自度量善根厚薄，学诸菩萨发诚谛言，便为恶魔之所诳惑。

“是菩萨摩诃萨见有男子或有女人，现为非人之所魅著，受诸苦恼不能远离，即便轻尔发诚谛言：‘我若已从过去诸佛受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令是男子或此女人，不为非人之所扰恼，彼随我语速当舍去。’是菩萨摩诃萨作此语已，尔时恶魔为诳惑故，即便驱逼非人令去。所以者何？恶魔威力胜彼非人，是故非人受魔教敕即便舍去。是菩萨摩诃萨见此事已，欢喜踊跃作是念言：‘非人今去，是吾威力。所以者何？非人随我所发誓愿，即便放此男子、女人，无别缘故。’

“是菩萨摩诃萨不能觉知恶魔所作，谓是己力妄生欢喜，恃此轻弄诸余菩萨言：‘我已从过去诸佛受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所发誓愿皆不唐捐。汝等未蒙诸佛授记，不应相学发诚谛言，设有要期必空无果。’是菩萨摩诃萨轻弄毁訾余菩萨故，妄恃少能，于诸功德生长多种增上慢故，远离无上正等菩提，不能证得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以无方便善巧力故，生长多种增上慢故，毁訾轻蔑余菩萨故，虽勤精进而堕声闻或独觉地。是菩萨摩诃萨薄福德故，所作善业，发诚谛言，皆动魔事。是菩萨摩诃萨不能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真善知识，不能请问得不退转菩萨行相，不能谘受诸恶魔军所作事业，由斯魔缚转复坚牢。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不久修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乃至远离方便善巧故，为恶魔之所诳惑。是故，善现，诸菩萨

摩诃萨应善觉知诸恶魔事。

“复次，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久修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乃至远离方便善巧故，为恶魔之所诳惑，劝诸菩萨应善觉知？谓有恶魔为诳惑故，方便化作种种形像，来至菩萨摩诃萨所，作如是言：‘咄！善男子，汝自知耶？过去诸佛已曾授汝大菩提记，汝于无上正等菩提决定当得不复退转。汝身父母、兄弟、姊妹、亲友、眷属，乃至七世名字差别，我悉善知。汝身生在某方、某国、某城、某邑、某聚落中，汝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宿相王中生。’如是恶魔若见菩萨禀性柔软，诸根昧钝，便诈记言：‘汝于先世所禀根性已曾如是。’若见菩萨禀性刚强，诸根明利，便诈记言：‘汝于先世所禀根性亦曾如是。’若见菩萨居阿练若，或常乞食、或受一食、或一坐食、或一钵食，或居冢间、或居露地、或居树下，或粪扫衣、或但三衣，或常坐不卧、或如旧敷具，或少欲、或喜足，或乐远离、或乐寂定、或具正念、或具妙慧，或不重利养、或不贵名誉，或好廉俭不涂其足，或省睡眠、或离掉举，或好少言、或乐软语，如是恶魔见此菩萨种种行已，便诈记言：‘汝于先世亦曾如是。所以者何？汝今成就如是如是殊胜功德，世间同见，先世定应亦有如是殊胜功德，应自庆慰，无得自轻。’

“是菩萨摩诃萨闻此恶魔说其过去当来功德，及说现在亲友自身名等差别，兼叹种种殊胜善根，欢喜踊跃生增上慢，凌蔑毁骂诸余菩萨。尔时，恶魔知其暗钝起增上慢凌蔑他人，复告之言：‘汝定成就殊胜功德，过去如来、应、正等觉已授汝记，汝于无上正等菩提定当证得不复退转，已有如是瑞相现前。’是时，恶魔为扰乱故，或矫现作出家形像，或矫现作在家形像，或矫现作父母、兄弟、姊妹、亲友、梵志、师主、天、龙、药叉、人非人等种种形像，至此菩萨摩诃萨所，作如是言：‘过去如来、应、正等觉，久已授汝大菩提记。汝于无上正等菩提决定当得不复退转。所以者何？诸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功德状相，汝皆具有，应自尊重，勿生犹豫。’时，此菩萨闻彼语已，增上慢心转复坚固。

“善现当知，如我所说实得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是菩萨摩诃萨实皆非有。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魔所执持，为魔所娆，不得自在。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得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实皆未有，但闻恶魔诈说其德及名字等，生增上慢凌蔑毁骂诸余菩萨。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应善觉知诸恶魔事。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魔所执持，为魔所魅，但闻名字妄生执著。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先未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及余无量无

边佛法，由此因缘令魔得便。是菩萨摩诃萨不能了知蕴魔行相、死魔行相、天魔行相、烦恼魔行相，由此因缘令魔得便。是菩萨摩诃萨不能了知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及余无量法门，亦不了知有情诸法名字实相所谓无相。由此因缘令魔得便，方便化作种种形像，告此菩萨摩诃萨言：‘汝所修行愿行已满，当得无上正等菩提。汝成佛时，当得如是胜妙功德尊贵名号！’谓彼恶魔，知此菩萨长夜思愿：‘我成佛时，当得如是功德名号！’随其思愿而记说之。时，此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故，闻魔记说，作是念言：‘此人奇哉！为我记说当得成佛功德名号，与我长夜思愿相应。由此故知过去诸佛必以授我大菩提记，我于无上正等菩提决定当得不复退转。我成佛时，必定当得如是功德尊贵名号。’是菩萨摩诃萨，如是恶魔、或魔眷属、或魔所执诸沙门等记说当来成佛名号，如是如是憍慢转增：‘我于未来定当作佛，获得如是功德名号，诸余菩萨无与我等。’

“善现当知，如我所说已得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此菩萨摩诃萨皆未成就，但闻魔说成佛虚名便生憍慢，轻弄毁蔑诸余菩萨摩诃萨众。是菩萨摩诃萨由起憍慢，轻弄毁蔑诸余菩萨摩诃萨故，远离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故，弃善友故，常为恶友所摄受故，当堕声闻或独觉地。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或有此身还得正念，至诚悔过舍憍慢心，数数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真净善友，彼虽流转生死多时，而后复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渐次修学，当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若有此身不得正念，不能悔过，不舍慢心，不乐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真净善友，彼定流转生死多时，后虽精进修诸善业，而堕声闻或独觉地。譬如苾蒭求声闻者，于四重罪若随犯一，便非沙门、非释迦子，彼于现在定不能得预流等果；妄执虚名菩萨亦尔，但闻魔说成佛空名便起慢心，轻弄毁蔑诸余菩萨摩诃萨众，当知此罪过彼苾蒭所犯四重无量倍数。置彼苾蒭所犯四重，此菩萨罪，过五无间亦无量倍。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实不成就殊胜功德，闻恶魔说成佛虚名，便自憍慢轻余菩萨，是故此罪过五无间。由此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善觉知如是记说虚名号等微细魔事。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远离行，谓隐山林、空泽、旷野，居阿练若宴坐思惟。时有恶魔来到其所，恭敬赞叹远离功德，谓作是言：‘善哉！大士，能修如是真远离行。此远离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共所称赞，天帝释等诸天神仙皆共守护、供养尊重。应当住此，勿往余处。’善现当知，我不赞叹诸菩萨摩诃萨居阿练若、旷野、山林，宴坐思惟，修远离行。”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应修何等余远离行？而佛不赞居阿练若、旷野、山林，弃胜卧具，思惟宴坐，远离功德！”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若居山林、空泽、旷野、阿练若处，若住城邑、聚落、王都喧杂之处，但能远离烦恼恶业及诸声闻、独觉作意，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及修诸余胜妙功德，是名菩萨真远离行。此远离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共所称赞，诸佛世尊共所开许，诸菩萨众常应修学，若昼若夜应正思惟，精进修行此远离法，是名菩萨修远离行。此远离行不杂声闻、独觉作意，不杂一切烦恼恶业，离诸喧杂毕竟清净，令诸菩萨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常无断尽。

“善现当知，恶魔所赞，隐于山林、空泽、旷野、阿练若处，弃胜卧具，宴坐思惟，非诸菩萨真远离行。所以者何？彼远离行犹有喧杂，谓彼或杂恶业烦恼，或杂声闻、独觉作意，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精勤信受修学，不能圆满一切智智。

“善现当知，有菩萨摩诃萨虽乐修行魔所称赞远离行法，而起憍慢不清净心，轻蔑、毁訾诸余菩萨摩诃萨众。谓有菩萨摩诃萨众虽居城邑、聚落、王都而心清净，不杂种种烦恼恶业及诸声闻、独觉作意，精勤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严净佛土，成熟有情，虽居愦闹而心寂静，常勤修习真远离行。彼于如是真净菩萨摩诃萨众，心生憍慢，轻弄毁訾，诽谤凌蔑。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故，虽居旷野百踰缮那，其中绝无诸恶禽兽、蛇蝎、盗贼，唯有鬼神、罗刹娑等游止其中。彼居如是阿练若处，虽经一年、或五、或十、或复乃至百千俱胝，若过是数修远离行，而不了知真远离行，谓诸菩萨摩诃萨众，虽居愦闹而心寂静，远离种种烦恼恶业及诸声闻、独觉作意，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是诸菩萨虽居旷野经历多时，而杂声闻、独觉作意，于彼二地深生乐著，依二地法修远离行，复于此行深生耽染。彼虽如是修远离行，而不称顺诸佛之心。

“善现当知，我所称赞诸菩萨摩诃萨真远离行，是菩萨摩诃萨都不成就，彼于真净远离行中亦不见有相似行相。所以者何？彼于如是真远离行不生爱乐，但乐勤修声闻、独觉空远离行。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修不真净远离行时，魔来空中，欢喜赞叹告言：‘大士，善哉！善哉！汝能勤修真远离行。此远离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共所称赞。汝于此行精勤修学，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执著如是二乘所修远离行法以为最胜，轻弄毁蔑住菩萨乘虽居愦闹而心寂静成调善法诸苾蒭等，言彼不能修远离行，身居愦闹，心不寂静，无调善法。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于佛所赞住真远离行菩萨摩诃萨轻蔑毁訾，谓居愦闹，心不寂静，不能勤修真远离行；于诸如来、应、正等觉所不称赞住真喧杂行菩萨摩诃萨尊重赞叹，谓不喧杂，其心寂静，能正修行真远离行。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于应亲近恭敬供养如世尊者，而不亲近供养恭敬，反生轻蔑；于应远离不应亲近恭敬供养如恶友者，而反亲近，供养恭敬如事世尊。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故，妄生种种分别执著。所以者何？彼作是念：‘我所修学是真远离，故为非人称赞护念。居城邑者，身心扰乱，谁当护念，恭敬赞美？’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心多憍慢，轻蔑毁訾诸余菩萨摩诃萨众，烦恼恶业昼夜增长。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于余菩萨摩诃萨众为旃荼罗，秽污菩萨摩诃萨众。虽似菩萨摩诃萨相，而是天上人中大贼，诳惑天、人、阿素洛等。其身虽服沙门法衣，而心常怀盗贼意乐。诸有发趣菩萨乘者，不应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恶人。所以者何？此诸人等怀增上慢，外似菩萨，内多烦恼。

“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真实不舍一切智智，不弃无上正等菩提，深心欲求一切智智，欲得无上正等菩提，普为利乐诸有情者，不应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恶人。

“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常应精进修自事业，厌离生死，不著三界，于彼恶贼旃荼罗人常应发生慈、悲、喜、舍，应作是念：‘我不应起如彼恶人所起过患。设当失念，如彼暂起，即应觉知令速除灭。’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当善觉知诸恶魔事，应勤精进远离除灭如彼菩萨所起过患，勤求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增上意乐，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常应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真净善友。”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何等名为诸菩萨摩诃萨真净善友？”

佛告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是诸菩萨真净善友，一切菩萨摩诃萨众亦是菩萨真净善友。诸有声闻及余善士，能为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开示、分别显了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门令易解者，亦是菩萨真净善友。

“复次，善现，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真净善友，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亦是菩萨真净善友，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是菩萨真净善友，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是菩萨真净善友，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是菩萨真净善友，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是菩萨真净善友，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是菩萨真净善友，五眼、六神通亦是菩萨真净善友，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是菩萨真净善友，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亦

是菩萨真净善友，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是菩萨真净善友，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是菩萨真净善友，永断一切习气相续亦是菩萨真净善友，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是菩萨真净善友，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是菩萨真净善友。

“复次，善现，苦圣谛乃至道圣谛是诸菩萨真净善友，诸法缘性亦是菩萨真净善友，诸缘起支亦是菩萨真净善友，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是菩萨真净善友，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是菩萨真净善友。

“复次，善现，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与诸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室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四念住乃至一切相智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室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永断一切习气相续、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室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

“复次，善现，苦圣谛乃至道圣谛与诸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室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诸法缘性及缘起支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室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室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室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所以者何？一切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皆以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室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何以故？一切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皆从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而生长故。

“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增上意乐欲证无上正等菩提，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当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当学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是菩萨摩诃萨既学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思议界，复应以四摄事摄诸有情。何等为四？一者、布施，二者、爱语，三者、利行，四者、同事。我观此义故作是说，一切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思议界，与诸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广说乃至为父为母。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欲得不随他教行，欲住不随他教地，欲断一切有情疑，欲满一切有情愿，欲严净佛土，欲成熟有情，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

广说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一切菩萨摩诃萨众皆于其中应勤修学。”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一十九 第三分巧便品第二十三之三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用何为相？”

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用空为相，无著为相，无相为相，寂静为相，远离为相。所以者何？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相中，诸法、诸相皆不可得无所有故。”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颇有因缘可说般若波罗蜜多所有妙相，余一切法亦有如是诸妙相耶？”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有因缘故可说般若波罗蜜多所有妙相，余法亦有如是妙相。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为相，余法亦以性空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著为相，余法亦以无著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相为相，余法亦以无相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寂静为相，余法亦以寂静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为相，余法亦以远离为相。由此因缘可作是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妙相，余法亦有如是妙相，以一切法皆自性空、自性离故。”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皆自性空、自性离者，即一切法一切法空，亦一切法一切法离，云何有情可得施设有染有净？非性空法有染有净，亦非离法有染有净；非性空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亦非离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非性空中有法可得，亦非离中有法可得；非性空中有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亦非离中有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云何令我解佛所说甚深义趣？”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有情长夜有我、我所，心执我、我所不？”

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有情长夜有我、我所，心执著我、我所。”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有情所执我及我所，空、远离不？”

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有情所执我及我所，皆空、远离。”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岂不有情由我、我所执流转生死？”

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诸有情类由我、我所执流转生死。”

佛告善现：“如是有情流转生死由有杂染，是故有情施设有染。若诸有情无心染著，我及我所即无杂染，若无杂染即不得有流转生死，流转生死既不可得，当知有情远离杂染，由无杂染施设有净。是故，善现，虽一切法自性皆空、自性皆离，而诸有情亦可施设有染有净。”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一切法性皆空、离，是菩萨摩诃萨则不行色蕴乃至识蕴，亦不行眼处乃至意处，亦不行色处乃至法处，亦不行眼界乃至意界，亦不行色界乃至法界，亦不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不行眼触乃至意触，亦不行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亦不行地界乃至识界，亦不行因缘乃至增上缘，亦不行无明乃至老死，亦不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不行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不行苦圣谛乃至道圣谛，亦不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亦不行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不行离害生命乃至离邪见，亦不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不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不行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亦不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不行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不行五眼、六神通，亦不行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不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亦不行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亦不行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不行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亦不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不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所以者何？如是诸法皆不可得，能行、所行、行时、行处及由此行皆无所有。

“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不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之所降伏，而能伏彼。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不为一切声闻、独觉之所降伏，而能伏彼。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已得安住无能伏位，谓菩萨离生位。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常住一切智智作意不可屈伏。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如是行时，则为亲近一切智智，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菩萨摩诃萨能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一切法空、远离相，是菩萨摩诃萨即不行色蕴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如是乃至则为亲近一切智智，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

“复次，善现，于意云何？假使于此南赡部洲诸有情类皆得人身，得人身已发心修学诸菩萨行，皆证无上正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尽其形寿以诸世间上妙乐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此诸如来、应、正等觉，复持如是所集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获福多不？”

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大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施设建立、分别开示、令其易了，及住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是因缘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不可称计。

“复次，善现，于意云何？如是乃至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得人身，得人身已发心修学诸菩萨行，皆证无上正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尽其形寿以诸世间上妙乐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此诸如来、应、正等觉，复持如是所集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获福多不？”

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大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施设建立、分别开示、令其易了，及住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是因缘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不可称计。

“复次，善现，于意云何？假使于此南赡部洲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人身；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方便化导皆令安住十善业道、或四静虑、或四无量、或四无色定、或五神通、或预流果、或一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或复无上正等菩提，复持如是化导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获福多不？”

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大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施设建立、分别开示、令其易了，及正安住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是因缘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不可称计。

“复次，善现，于意云何？如是乃至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人身；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方便化导皆令安住十善业道、或四静虑、或四无量、或四无色定、或五神通、或预流果、或一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或复无上正等菩提，复持如是化导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获福多不？”

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大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施设建立、分别开示、令其易了，及正安住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是因缘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不可称计。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精进增上威力，到诸有情福田彼岸。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法精进增上威力，一切有情无能及者，唯除如来、应、正等觉。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无利乐者起大慈心，见诸有情有衰苦者起大悲心，见诸有情得利乐者起大喜心，见诸有情离性离相起大舍心，非诸声闻、独觉所

得。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虽于有情平等发起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而于一切无所执著，不同异生、声闻、独觉随有所得起执著心。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得大光明，谓得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大光明故。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虽未证得一切智智，而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故，到有情福田彼岸，堪受一切衣服、饮食、床座、医药、诸资生具。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常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故能究竟报施主恩，亦能亲近一切智智。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不虚受国王、大臣及余有情所有信施，欲示有情真净道路，欲为有情作大明照，欲脱有情三界牢狱，欲施有情清净法眼，应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常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诸余作意于其中间无容暂起。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昼夜精勤，常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无时暂舍。譬如有人先未曾有末尼宝珠，后时遇得，欢喜自庆；遇缘还失，生大苦恼，常怀叹惜，未尝离念，思当何计还得此珠。彼人由是相应作意，缘此宝珠无时暂舍。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应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若不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则为丧失一切智智相应作意。”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一切作意皆自性空，一切作意皆自性离，诸法亦尔。于一切法皆自性空、自性离中，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一切智智、若诸作意皆不可得，云何菩萨摩诃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亦复不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一切作意自性皆空、自性皆离，如是空、离非声闻作、非独觉作、非菩萨作、非如来作亦非诸余有情所作，然一切法法定、法住、法性、法界、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真如、实际及虚空界、不思议界，法尔常住。是菩萨摩诃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亦复不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智智及诸作意自性皆空、自性皆离，如是空、离无增无减，若正通达即名不离。”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自性空、自性离者，云何菩萨摩诃萨众修证般若波罗蜜多平等性已，便得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证般若波罗蜜多平等性时，非诸佛法有增有减，亦非诸法法定、法住、法性、法界、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真如、实际及虚空界、不思议界有增有减。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一、非二亦非多故。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没亦

无犹豫，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已到究竟，安住菩萨不退转地，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为即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深般若波罗蜜多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深般若波罗蜜多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深般若波罗蜜多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空性，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空性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色蕴乃至识蕴，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色蕴乃至识蕴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眼处乃至意处，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眼处乃至意处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色处乃至法处，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色处乃至法处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眼界乃至意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眼界乃至意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色界乃至法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色界乃至法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眼触乃至意触，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眼触乃至意触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地界乃至识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地界乃至识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因缘乃至增上缘，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因缘乃至增上缘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无明乃至老死，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无明乃至老死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苦、集、灭、道圣谛，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苦、集、灭、道圣谛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五眼、六神通，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五眼、六神通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无忘失法、恒住舍性，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无忘失法、恒住舍性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色蕴乃至识蕴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色蕴乃至识蕴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如是乃至为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色蕴乃至识蕴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色蕴乃至识蕴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如是乃至为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若如是诸法皆不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者，诸菩萨摩诃萨云何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见有法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见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所行处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所不见法，是法可得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不可得法为有生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如汝所见诸法实性，即是菩萨无生法忍。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无生法忍，便于无上正等菩提堪得受记。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于佛十力、四无所畏、四

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及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殊胜功德，名能精进如实行者。若能如是精进修行，不得无上正等觉智、一切相智、大智、妙智，无有是处。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既已证得无生法忍，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于所得法无退无减。”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无生性，于佛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不？”

“不尔，善现。”

“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生性，于佛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不？”

“不尔，善现。”

“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生、无生性，于佛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不？”

“不尔，善现。”

“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非生、非无生性，于佛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不？”

“不尔，善现。”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尔，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于佛无上正等菩提堪得受记？”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见有法于佛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我不见法于佛无上正等菩提堪得受记，亦不见法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能证者，证时、证处及由此证皆不可得。”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无所得时，不作是念：‘我于无上正等菩提当能证得，我用是法于如是时、于如是处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如是等一切分别。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离诸分别，若起分别非行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天帝释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觉，不可寻思，超寻思境，微密聪敏智者所证，诸相分别毕竟离故。若诸有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常乐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如理思惟、依教修行、为他正说，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不杂诸余心、心所者，当知如是诸有情类，决定成就无量善根，可于此中能办是事。”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憍尸迦，若诸有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常乐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如理思惟、依教修行、为他正说，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不杂诸余心、心所者，当知如是诸有情类，决定成就无量善根，乃于此中能办是事。

“憍尸迦，假使于此南赡部洲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悉皆成就十善业道、若四静虑、若四无量、若四无色定、若五神通等无量功德。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常乐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如理思惟、依教修行、为他正说，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于前福聚，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邬波尼杀昙倍亦复为胜。”

尔时，会中有一苾蒭告天帝释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摄心不乱、常乐听闻、受持读诵、令极通利、如理思惟、依教修行、为他正说，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不杂诸余心、心所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胜赡部洲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一切成就十善业道、若四静虑、若四无量、若四无色定、若五神通等无量功德。”

时，天帝释报苾蒭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初发一念一切相智相应心时所获功德，已胜一切南赡部洲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悉皆成就十善业道、若四静虑、若四无量、若四无色定、若五神通等无量功德多百千倍，何况复能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摄心不乱、常乐听闻、受持读诵、令极通利、如理思惟、依教修行、为他正说，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不杂诸余心、心所者，所获功德而可校量！

“苾蒭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德智慧，非但胜彼南赡部洲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一切成就十善业道、四静虑等无量功德，亦胜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所有功德。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无穷尽故。

“苾蒭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德智慧，非但普胜世间天、人、阿素洛等所有功德，亦胜一切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所有功德。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无穷尽故。

“苾蒭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德智慧，非但普胜一切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所有功德，亦胜一切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静虑波罗蜜多，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安住苦、集、灭、道圣谛，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修行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修行一切陀罗

尼门、三摩地门，修行五眼、六神通，修行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修行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修行顺逆观十二缘起支，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修诸菩萨摩诃萨行及佛无上正等觉者所有功德。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无穷尽故。

“苾刍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德智慧，亦胜一切菩萨摩诃萨远离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者所有功德。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无穷尽故。

“复次，苾刍，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当知即是菩萨摩诃萨。是菩萨摩诃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故，不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及余菩萨、独觉、声闻之所胜伏，能绍一切智智种性令不断绝，常不远离诸佛、菩萨真净善友，不久当坐妙菩提座，降伏一切恶魔眷属，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拔有情类生死大苦，令得究竟常乐涅槃。苾刍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故，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不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

“苾刍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四大天王各领自天众来至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咸作是言：‘善哉！大士，当勤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速当安坐妙菩提座，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如先如来、应、正等觉受四天王所奉四钵，汝亦当受。如昔护世四大天王奉上四钵，我亦当奉。’

“苾刍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我等天帝各领自天众来至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咸作是言：‘善哉！大士，当勤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速当安坐妙菩提座，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

“苾刍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妙时分天子、妙喜足天子、妙变化天子、妙自在天子各领自天众来至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咸作是言：‘善哉！大士，当勤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速当安坐妙菩提座，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

“苾刍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堪忍界主大梵天王领梵天众来至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作如是言：‘善哉！大士，当勤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

速当安坐妙菩提座，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当往诣菩提树下，殷勤劝请转妙法轮，利乐无边诸有情类。’

“苾蒭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极光净天广说乃至色究竟天各领自天众来至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咸作是言：‘善哉！大士，当勤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速当安坐妙菩提座，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

“苾蒭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并诸天、龙、阿素洛等常随护念。由此因缘，是菩萨摩诃萨，一切世间险难危厄、身心忧苦皆不侵害。世间所有四大相违所起诸病，所谓眼病、耳病、鼻病、舌病、身病、诸支节病，如是一切四百四病皆于身中永无所有，唯除重业转现轻受。

“苾蒭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获如是等现世功德、后世功德无量无边。”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二十 第三分巧便品第二十三之四

时，阿难陀窃作是念：“今天帝释，为自辩才赞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为是如来威神之力？”

时，天帝释知阿难陀心之所念，白言：“大德，我所赞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皆是如来威神之力。”

尔时，佛告阿难陀言：“如是，如是，今天帝释赞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当知皆是如来神力，非自辩才。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定非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所能赞说。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勤学、思惟、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恶魔皆生疑惑，咸作是念：‘此菩萨摩诃萨为证实际，退住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为趣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不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诸恶魔生大忧苦，身心战栗如中毒箭。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诸恶魔来到其所，化作种种可怖畏事，所谓刀剑、恶兽、毒蛇，猛火炽然四方俱发，欲令菩萨身心惊惧，迷失无上正等觉心，于所修行心生退屈，乃至发起一念乱意，障礙无上正等菩提，是彼恶魔深心所愿。”

尔时，庆喜便白佛言：“为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皆为恶魔之所扰乱，为有扰乱、不扰乱者？”

佛告庆喜：“非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皆为恶魔之所扰乱，然有扰乱、不扰乱者。”

具寿庆喜复白佛言：“何等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诸恶魔之所扰乱？何等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

佛告庆喜：“若菩萨摩诃萨先世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信解、毁訾诽谤；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先世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信解赞美、不生诽谤；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先世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疑惑犹豫：‘为有？为无？为实、不实？’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先世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都无疑惑犹豫，信定实有；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远离善友，为诸恶友之所摄持，不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不闻故不能解了，不解了故不能修习，不修习故不能请问，不请问故不如说行，不如说行故不能证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亲近善友，不为恶友之所摄持，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得闻故便能解了，由解了故即能修习，由修习故便能请问，由请问故能如说行，由如说行故便能证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摄受赞叹非真妙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亲近般若波罗蜜多，不摄不赞非真妙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于真妙法毁訾诽谤，尔时恶魔便作是念：‘今此菩萨与我为伴！由彼毁谤真妙法故，便有无量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于真妙法亦生毁谤。由此因缘，我愿圆满。’是菩萨乘善男子等，设勤精进修诸善法，而堕声闻或独觉地亦令他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亲近般若波罗蜜多，于真妙法赞叹信受，亦令无量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于真妙法赞叹信受，由此恶魔愁忧惊怖。是菩萨乘善男子等，设不精勤修诸善法，而亦决定不令

自他退堕声闻或独觉地，必证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作如是语：‘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甚深，难见难觉！何用宣说、听闻受持、读诵思惟、精勤修学、书写流布此经典者？为我尚不能得其源底，况余薄福浅智者哉！’时有无量住菩萨乘善男子等，闻其所说心皆惊怖，便退无上正等觉心，堕于声闻或独觉地。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作如是语：‘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甚深，难见难觉！若不宣说、听闻、受持读诵、思惟、精勤修学、书写流布，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必无是处。’时有无量住菩萨乘善男子等，闻其所说欢喜踊跃，便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常乐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精进修行、为他演说、书写流布，求趣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恃己所有功德善根轻余菩萨摩诃萨众，谓作是言：‘我能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汝等不能。我能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汝等不能。我能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汝等不能。我能安住苦、集、灭、道圣谛，汝等不能。我能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汝等不能。我能修行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汝等不能。我能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汝等不能。我能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汝等不能。我能修行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智，汝等不能。我能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汝等不能。我能修行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汝等不能。我能修行五眼、六神通，汝等不能。我能修行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汝等不能。我能修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汝等不能。我能修行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因，汝等不能。我能修行无忘失法、恒住舍性，汝等不能。我能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汝等不能。我能修行奢摩他、毗钵舍那，汝等不能。我能顺逆观缘起支，汝等不能。我能观察诸法自相、共相，汝等不能。我能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汝等不能。我能修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汝等不能；我能修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汝等不能。’尔时，恶魔欢喜踊跃言：‘此菩萨是吾伴侣，流转生死未有出期。’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不恃己有功德善根轻余菩萨摩诃萨众，虽常精进修诸善法，而不执著诸善法相。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自恃名姓众所识知轻蔑诸余修善菩萨，常赞己德毁訾他过，实无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而谓实有，起诸烦恼自赞毁他言：‘汝等无菩萨名姓，唯我独有菩萨名姓。’由增上慢轻蔑毁訾诸菩萨摩诃萨众。尔时，恶魔便作

是念：‘今此菩萨令我国土宫殿不空，增益地狱、傍生、鬼界。’是时恶魔助其神力，令转增益威势辩才，由此多人信受其语，因斯劝发同彼恶见，同恶见已随彼邪学，随邪学已烦恼炽盛，心颠倒故，诸所发起身、语、意业，皆能感得不可爱乐衰损苦果。由此因缘，增长地狱、傍生、鬼界，令魔宫殿国土充满。由此恶魔欢喜踊跃，诸有所作随意自在。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不恃己有虚妄姓名轻蔑诸余修善菩萨，于诸功德离增上慢，常不自赞亦不毁他，能善觉知诸恶魔事。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与求声闻、独觉乘者，更相毁蔑、斗诤诽谤。尔时，恶魔见此事已便作是念：‘今此菩萨远离无上正等菩提，亲近地狱、傍生、鬼界。所以者何？更相毁蔑、斗诤诽谤，非菩提道，但是地狱、傍生、鬼界险恶趣道。’作是念已欢喜踊跃，令此菩萨威势转盛，使无量人增长恶业。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与求声闻、独觉乘者，不相毁蔑、斗诤诽谤，方便化导令趣大乘，或令勤修自乘善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与求无上正等菩提善男子等，更相毁蔑、斗诤诽谤。尔时，恶魔见此事已便作是念：‘此二菩萨俱远无上正等菩提，皆近地狱、傍生、鬼界。所以者何？更相毁蔑、斗诤诽谤，非菩提道，但是地狱、傍生、鬼界险恶趣道。’是时，恶魔作此念已欢喜踊跃，增其威势，令二朋党斗诤不息。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与求无上正等菩提善男子等，不相毁蔑、斗诤诽谤，更相教诲修诸善法，疾趣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未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于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诸菩萨摩诃萨起损害心，斗诤轻蔑、骂辱诽谤。是菩萨摩诃萨随起尔所念不饶益心，还退尔所劫曾修胜行，经尔所时远离善友，还受尔所生死系缚。若不弃舍大菩提心，还尔所劫被戴甲胄，勤修胜行时无间断，然后乃补所退功德。”

尔时，庆喜便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恶心生死罪苦，为要流转经尔所时？为于中间亦得出离？是菩萨摩诃萨所退胜行，为要精勤经尔所劫，被戴甲胄修诸胜行时无间断，然后乃补所退功德？为于中间有复本义？”

佛告庆喜：“我为菩萨、独觉、声闻说有出罪还补善法。

“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未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于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诸菩萨摩诃萨起损害心，斗诤轻蔑、骂辱诽谤，后无惭愧，怀恶不舍，不能如法发露悔过；我说彼类于其中间，无有出罪还补善义，要尔所劫流转生死、远离善友、众苦所缚。若不弃舍大菩提心，要尔所劫被戴甲胄，勤修胜行时无间断，然后乃补所退功德。若菩萨摩诃萨未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于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诸菩萨摩诃萨起损害心，斗诤轻蔑、骂辱诽谤，后生惭愧，心不系恶，寻能如法发露悔过，作如是念：‘我今已得难得人身，何容复起如是过恶失大善利？我应饶益一切有情，何容于中反作衰损？我应恭敬一切有情如仆事主，何容于中反生憍慢、毁辱凌蔑？我应忍受一切有情捶打诃骂，何容于彼反以暴恶身语加报？我应和解一切有情令相敬爱，何容复起悖恶语言与彼乖诤？我应忍受一切有情长时履践，犹如道路亦如桥梁，何容于彼反加凌辱？我求无上正等菩提，为拔有情生死大苦，令得究竟安乐涅槃，何容反欲加之以苦？我应从今尽未来际，如痴、如哑、如聋、如盲，于诸有情无所分别，假使斩截头足手臂、挑目、割耳、劓鼻、截舌、锯解一切身分支体，于彼有情终不起恶。若我起恶，则便退坏所发无上正等觉心，障礙所求一切智智，不能利益安乐有情。’庆喜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我说中间亦有出罪还补善义，非要经于尔所劫数流转生死，恶魔于彼不能扰乱，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庆喜，诸菩萨摩诃萨与求声闻、独觉乘者，不应交涉；设与交涉，不应共住；设与共住，不应与彼论议决择。所以者何？若与彼类论议决择，或当发起忿恚等心，或复令生粗恶言说。然诸菩萨于有情类不应发起忿恚等心，亦不应生粗恶言说。设被斫截首足身分，亦不应起忿恚恶言。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应作是念：‘我求无上正等菩提，为拔有情生死众苦，令得究竟利益安乐，何容于彼翻为恶事？’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于有情类起忿恚心，发粗恶语，便礙无上正等菩提，亦坏无边菩萨行法。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得无上正等菩提，于诸有情不应忿恚，亦不应起粗恶言说。”

尔时，庆喜便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与菩萨摩诃萨云何共住？”

佛告庆喜：“诸菩萨摩诃萨与菩萨摩诃萨，共住相视应如世尊。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与菩萨摩诃萨展转相视，应作是念：‘彼是我等真善知识，与我为伴，同乘一船。我等与彼学时、学处及所学法、若由此学皆无有异。如彼应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我亦应学。如彼应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我亦应学。如彼应学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我亦应学。如彼应学苦、集、灭、道圣谛，我亦应学。如彼应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我亦应学。如彼应学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我亦应学。如彼应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我亦应学。如彼应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我亦应学。如彼应学净观地

乃至如来地智，我亦应学。如彼应学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我亦应学。如彼应学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我亦应学。如彼应学五眼、六神通，我亦应学。如彼应学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我亦应学。如彼应学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我亦应学。如彼应学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因，我亦应学。如彼应学无忘失法、恒住舍性，我亦应学。如彼应学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我亦应学。如彼应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我亦应学。’

“复作是念：‘彼诸菩萨为我等说大菩提道，即我良伴，亦我导师。若彼菩萨摩诃萨住杂作意，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我当于中不同彼学。若彼菩萨摩诃萨离杂作意，不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我当于中常同彼学。’

“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菩提资粮速得圆满。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与诸菩萨摩诃萨众名平等学。”

第三分学时品第二十四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平等性，诸菩萨摩诃萨于中学故名平等学？”

佛告善现：“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诸菩萨摩诃萨于中学故名平等学，由平等学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色蕴乃至识蕴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眼处乃至意处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色处乃至法处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眼界乃至意界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色界乃至法界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眼触乃至意触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地界乃至识界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因缘乃至增上缘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无明乃至老死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苦、集、灭、道圣谛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八解脱乃至十遍处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净观地乃至如来地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极喜地乃至法云地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五眼、六神通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无忘失法、恒住舍性空是菩

萨摩诃萨平等性，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空是菩萨摩诃萨平等性。诸菩萨摩诃萨于中学故名平等学，由平等学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为色尽故学，乃至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尽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若菩萨摩诃萨为色离故学，乃至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离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若菩萨摩诃萨为色灭故学，乃至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灭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若菩萨摩诃萨为色不生故学，乃至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生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

佛告善现：“如汝所问‘若菩萨摩诃萨为色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尽故、离故、灭故、不生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者，善现，于意云何？色真如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尽、离、灭、断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不也，善逝。”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于诸真如能如是学，是学一切智智。善现当知，真如无尽、无离、无灭、无断、不可作证。若菩萨摩诃萨于诸真如能如是学，是学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是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是学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是学苦、集、灭、道圣谛，是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是学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是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是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是学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智，是学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是学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是学五眼、六神通，是学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是学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学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因，是学无忘失法、恒住舍性，是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是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时，即为是学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至一切学究竟彼岸。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一切天魔及诸外道皆不能伏。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速到菩萨不退转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行自祖父如来行处。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于能护法无倒随转，能作离暗所应作法。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善能成熟一切有情，巧能严净自佛国土。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名为善学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及余无量无边佛法。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三转十二行相无上法轮，是学安处百千俱胝那庾多众于无余依般涅槃界令般涅槃。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不断如来种性，是学诸佛开甘露门，是学安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住三乘法，是学示现一切有情究竟寂灭真无为界，是为修学一切

智智。如是学者，下劣有情所不能学。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欲善拔济一切有情生死大苦，应如是学。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决定不堕地狱、傍生、�魔王界，决定不生边地、达絮、蔑戾车中，决定不生旃荼罗家、补羯娑家及余种种贫穷、下贱、不律仪家，终不盲聋、喑哑、挛躄、根支残缺、背偻、癫痫、痈疽、疥癞、痔病、恶疮，不长不短亦不黧黑，及无种种秽恶疮病。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生生常得眷属圆满，形貌端严，言词威肃，众人爱敬，所生之处离害生命乃至邪见，终不摄受虚妄邪法，不以邪法而自活命，亦不摄受破戒、恶见、谤法有情以为亲友。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终不生于耽乐少慧长寿天处。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势力，由此方便善巧势力，虽能数入静虑、无量及无色定，而不随彼势力受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成就如是方便善巧，于诸定中虽常获得入出自在，而不随彼诸定势力生长寿天，废修菩萨摩诃萨行。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于一切法皆得清净，由清净故不堕声闻、独觉等地。”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若一切法本性清净，云何菩萨摩诃萨众如是学时于一切法复得清净？”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法本来自性清净。是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本性净中，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如实通达，心不沉没亦不滞礙，远离一切烦恼染著，故说菩萨如是学时于一切法复得清净。

“复次，善现，虽一切法本性清净，而诸异生不知、见、觉。是菩萨摩诃萨为欲令彼知、见、觉故，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于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及十八佛不共法等，皆得圆满究竟清净。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于诸有情心行差别，皆能通达至极彼岸，善巧方便令诸有情知一切法本性清净，证得究竟清凉涅槃。善现当知，譬如大地，少处出生金银等宝，多处出生沙石瓦砾；诸有情类亦复如是，少分能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多学声闻、独觉地法。

“善现当知，譬如人趣，少分能修转轮王业，多分受行小国王业；诸有情类亦复如是，少分能修一切智智道，多分受行声闻、独觉道。

“善现当知，求趣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众，少得无上正等菩提，多堕声闻或独觉地。善现当知，住菩萨乘善男子等，若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定能趣入不退转地。若有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定于无上正等菩提当有退转。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得菩萨不退转地，欲入菩萨不退转数，当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终不发起悭贪、破戒、瞋忿、懈怠、散动、恶慧俱行之心，亦不发起贪欲、瞋恚、愚痴、憍慢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放逸、谬误及余过失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色蕴乃至识蕴俱行之心，广说乃至亦不发起执著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俱行之心。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不见有法是可得者；无所得故，不起执著色等诸法俱行之心。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能摄一切波罗蜜多，能集一切波罗蜜多，能导一切波罗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中，含容一切波罗蜜多故。善现当知，如为身见普能摄受六十二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含容一切波罗蜜多。善现，譬如诸殒没者，命根灭故诸根随灭；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一切所学波罗蜜多悉皆随从，若无般若波罗蜜多亦无一切波罗蜜多。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至一切波罗蜜多究竟彼岸，应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有情最上最胜。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能勤修学无上法故。

“复次，善现，于意云何？于此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宁为多不？”

善现答言：“赡部洲中诸有情类尚多无数，何况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宁不为多？”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现当知，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人身；得人身已，非前非后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修诸菩萨摩诃萨行；修行满已，非前非后皆得无上正等菩提。有菩萨摩诃萨尽其形寿，能以种种上妙乐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此诸如来、应、正等觉。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善现：“若菩萨乘善男子等，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乐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如理思惟、依教修行、书写流布，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所以者

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大义用，能令菩萨摩诃萨众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居一切有情上首，欲普饶益一切有情，无救护者为作救护，无归依者为作归依，无投趣者为作投趣，无眼目者为作眼目，无光明者为作光明，失正路者示以正路，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欲行诸佛所行境界，欲游戏佛所游戏处，欲作如来大师子吼，欲击诸佛无上法鼓，欲扣诸佛无上法钟，欲吹诸佛无上法螺，欲升诸佛无上法座，欲演诸佛无上法义，欲断一切有情疑网，欲入诸佛甘露法界，欲受诸佛微妙法乐，欲证如来圆净功德，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有一切功德善根而不能得。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一切种功德善根所依处故。”

尔时，善现即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修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岂亦能得声闻、独觉功德善根？”

佛告善现：“声闻、独觉功德善根，此诸菩萨摩诃萨众亦皆能得，但于其中无住无著。以胜智见正观察已，超过声闻及独觉地，趣入菩萨正性离生故，此菩萨摩诃萨众无有一切功德善根而不能得。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则为邻近一切智智，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则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真实福田，超诸世间沙门、梵志、声闻、独觉福田之上，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随所生处不舍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已于一切智智得不退转，于一切法能正觉知，远离声闻、独觉等地，亲近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作如是念：‘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此是修时，此是修处，我能修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弃舍如是所应舍法，定当证得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解了。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是般若波罗蜜多，此是修时，此是修处，此是修者，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所远离法，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所照了法，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所证无上正等菩提。’若如是知，是行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作如是念：‘此非般若波罗蜜多，此非修时，此非修处，此非修者，非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一切所应舍法，非由般若波罗蜜多定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住真如、法界、法性广说乃至不思议界，此中一切皆无差别。’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行般若波罗蜜多，速能证得一切智智。”